光緒鎮海縣志

鎮海縣志卷十三

壇廟上

國之大事首在祀所以崇德報功答陰而理陽也禮凡在祀典舉莫敢廢鎮邑壇壝之設各有定祀他若勤事定國禦菑捍患固在春秋祈報之列而鄉賢名宦忠義節孝從祀文廟外別有專祠禮所謂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也至於里社之神水旱癘疾禱賽有驗亦有功斯土者用并志之夫神之憑依在德誠能絕矯舉戒豐昵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庶幾明德薦馨也歟

壇

社稷壇壝縣西一里宋開禧元年令商逸卿置寶慶志元在縣西南郊延祐志明在縣城西北一里壇高三尺東西二丈五尺南北如之四出陛各三級繚以周垣埋石北向社右稷左題曰縣社之神縣稷之神壇下地南一十五丈東西北各五丈嘉靖志

國朝因之歲以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雍正五年部頒定式每案陳設黑色帛一白磁爵三羊一豕一鉶一籩四棗栗鹽藁魚豆四韭菹醓醢菁菹鹿脯簠二黍稷簋二稻粱曹府志

欽定祭文

維

神奠安九土粒食萬邦分五色以表封圻育三農而蕃稼穡恭承守土肅展明禋時屆仲　敬修祀典庶九九

松柏鞏磐石於無疆翼
翼黍苗佐神倉於不匱

風雲雷雨山川壇宋附東海王廟延祐志在縣城西一里壇制與社稷同壇下地南一十丈東西北各五丈嘉靖志每歲春秋仲月致祭安設神位風雲雷雨稱風雲雷雨之神居中帛四山川稱某縣境內山川之神居左帛二城隍稱某縣城隍之神居右帛一帛竝白色陳設行禮與社稷同改望瘞爲望燎大清會典

欽定祭文

維

神贊襄天澤福祐蒼黎佐靈化以流行生成永賴乘氣機而鼓盪溫肅攸宜磅礴高深長保安貞之吉憑依鞏固實資捍禦之功幸民俗之殷盈仰

神明之庇護恭修歲祀正值良辰敬潔豆籩祗陳牲幣

先農壇在縣城西門外距城五十步雍正五年知縣田長

文奉文建正殿三間配房二間大門一間浙江通志每歲仲春亥日正官率屬耆民恭祭先農之神陳設禮儀照社稷例

大清會典欽定祭文

維神肇興稼穡粒我烝民頌思文之德克配彼天念率育之功陳常時夏茲當東作咸服先疇洪惟九五之尊歲舉三推之典恭膺守土敢忘勞民謹奉章聿修祀事惟願五風十雨嘉祥更休於神庥庶幾九穗雙歧上瑞頻書於大有

里社壇即今土穀神祠坊隅鄉都隨地建設皆如里之數嘉靖志今惟東管三都四啚有社稷壇在朱家村東南半里周圍六十步高三尺許旁有古松相傳爲神所憑乾隆志

邑厲壇在縣城外西北一里築土爲壇左右設寒林所與

上社稷壇風雲雷雨山川壇俱洪武四年知縣杜彬建置

嘉靖四十一年知縣何愈重修嘉靖志以清明中元十月朔日祭先期三日主祭官詣城隍廟讀牒祭日迎神於壇設位於上榜無祀鬼神牌於下用羊豕各三飯羹以次鋪設乾隆志

鄉厲壇每里有壇如里社之數嘉靖志凡九所東管二都一啚在虹橋西一里三都二啚在横河堰包姓河北地二分西管四都二啚在孔浦廟西基一分七釐五毫四都五啚在東塢村五都四啚在謝家河兜基二分六都三啚在高地頭屋後五都六啚在憩橋村夏姓田邊靈緒一都五啚在八部廟東四都三啚在望井嶺邊乾隆志

城中祠廟

武帝廟在鎮遠門內

國朝雍正五年奉

旨致祭前殿奉關帝神像後殿奉敕封三代光昭公裕昌公成忠公神位每年春秋用牛一羊一豕一籩十豆十帛一後殿每案用羊一豕一籩八豆八帛一惟五月十三日前殿用牛一羊一豕一帛一果品五盤後殿不用牛餘同前殿曹府志　咸豐四年升爲中祀新設樂舞如丁祭禮鄭志

欽定祭文

維

帝浩氣凌霄丹心貫日扶正統而彰信義威震九州完大節而篤忠貞名高三國

神明如在徧祠宇於寰區靈應丕昭薦馨香於歷代屢徵異績顯佑羣生恭值嘉辰遵行祀典筵陳籩豆几奠

牲醪

祭先代文

維

公世澤貽庥靈源積慶德能昌後篤生神武之英善則
歸親宜享尊榮之報列上公之封爵
錫命優隆合三世以肇禋典
章明備恭逢誕吉祗事薦馨

道光辛丑廟燬同治九年里人職員王仁澤妻吳氏倡捐千金囑紳董陳繼揆稟縣縣令于萬川募捐積成建屋兩扆大殿五間東西游廊各三間儀門五間其別廟一在城中心菴一在龍華菴一在助海廟西首一在城西半里一在武甯門外弔橋前一在南薰門外弔橋前一在南薰門外東街一在鎮遠門外三義祠一在東管白雲庵前一在靈緒二都一在龍頭山之陽一在筋竹岙一在崇邱覺海

山麓一在廣利菴西一在大石門一在泰邱陳華浦一在海晏穿山所一在二都一舊水陸菴前一在鎮隅六舊一在七舊小教場乾隆志參陳志案及采訪冊

城隍廟在縣東南七十步梁貞明二年建寶慶志元至正二年重建正殿山門至正志明洪武四年邑令杜彬廣其址重修本縣儒學教諭邑人樂良爲之記永樂十三年圮正統間令戴鍾重建天順六年令賀懋加修邑人劉洪爲之記邱府志

國朝康熙七年令王元士重建加造廊房乾隆志

謝兆昌記郡邑之祀城隍於國門之外則壇之於國中則廟之壇以主廟則像壇則風雨及境內之山川並祀焉祭典載在扶祀中其日以二仲之上戊守令率其屬奉牲帛以告廟則城隍神有專祀吏民皆得致其將

享凡吏之新至與月朔望必瞻拜於廟屬祭則先期吏
讀牒於廟至期迎神於壇以臨之水旱則吏民步禱壇
廟皆往而郡邑有興作吏民聚議必於廟民間有事祈
祝亦於廟或張樂以侑神壇尊而廟親也吾定邑爲浙
省要地重兵宿焉故城祀爲尤重其神祠則將吏軍民
同恃以爲保艾楚黃王侯來令茲土風雨以時禾黍屢
豐烽火久息蛟門虎蹲天險屹然惟我
國家之聲靈覃被奠茲東南神所憑依亦於是乎可觀
也故數年以來文武協和吏習民安輸將無或後時行
野依楞之人日以瓖集侯於是顧瞻檳搆與民謀之訓
吉庀材丹聖聿新不忘神功古之道也今年春侯以秩
滿遷二守於粵之覆州而廟工適成邦人父老請余文
以記之且爲之銘其辭曰稽古建國有俶其城實墉賓
整衛我民生民藉共衛吏慎其守亘於遐年如岡如阜
衣食我民惟吏之績壽考我生惟神之錫定邑控海兩
浙咽喉封賻之臣未雨綢繆綢繆伊何民有風俗又何
綢繆軍有約東柳營干羽蓮漏晨昏以報神貺以報國
恩國恩孔厚神貺孔碩磬鼓勤工廟成弈弈川以成璧
山以展懸惟我神祀何以告虔英丹菊黃既登萬寶工
奏笙歌簋羞黍稍藹藹王侯民功日庸桑條杏花紅女
艮農修宮成梁役以書時侯學春秋親民於茲潔齊禮
神六閱歲月最政攸闓典郡東粵蛟江如練候濤山青

神聲世世
爰載斯銘

乾隆三十九年首事王仁一陳昌壽等同住持僧省三募
貲重脩 陳志 棨

陳錫光記

嘗考禮凡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傳曰先
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夫休養生息興利革弊以成其民
者司牧之事也雨暘時若禦災捍患以庇其民者神社
之靈也幽明雖隔而神治通乎政治是以生著懋烈者
死必為名神古柏喬松隆其棲止春祈秋報大其明禋
蓋成民與庇民陰陽無二理而官箴與祀典先後有同
理也我鎮邑自設城以來即建城隍神社千百年來海
波不揚邊燧無驚歲比豐登兵民安堵是固
聖天子德洋恩普所致而亦賴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
實凡有血氣者之所仰戴於不朽也廟去縣治百武洪
武初年杜令拓地重建大順間賀侯撤舊更新後雖有
整葺者不過修補破敗而已越今數百餘年垣頹瓦破
棟折榱崩其正寢卑而且狹不足以壯觀瞻歲戊子夏
五住僧省三徵然有恢宏之志爰集紳士王仁一等請
於邑侯陳印簿弁序勸募城鄉士庶及閭省漁商共得
千有餘金住僧鳩工庀材焦勞罔俛正寢陞高丈許增

廣尺餘頭儀兩門及戲臺後殿重添樓搆盛施丹艧復因捐資不數不辭竭蹶以勸厥成益自陳侯創始以迄今張侯越七年而告竣規制巍然增勝壯嚴煥乎一新賢宰執及紳衿士庶遠商衆擎因所莫掩而設任僧括据之勞亦不容後焉予自幸已料諺所會爲羈旅仕途不克與諸同事分任其勞然而良有大與神社攸關未由嘗不踴躍於耳聞目擊閒也且神靈保障一方邦衛由於本固在神明之赫濯於既往者業已載語已乘而詳諸碑記無庸贅述惟祈自今以還水旱無開而災穢不作俾邑之士庶兵民咸享承平之禍則衛者常衛而靈者益靈矣爰薰沐而爲之記

嘉慶間里人陳廣義等重修道光二十八年東漢全等捐資重修未竣事而英人滋擾前工盡廢收復後興工越七年告竣光緒六年邑人陳繼揆車穎等募捐重修采訪冊

王日升記 從來古人創建之事全在後人接踵而善繼之方克垂諸久遠故凡郡邑廟祠郊衢亭舍千百年來於今無恙者非皆有晉繼之人與邑廟創自有唐迄今已千餘年矣自

國朝以來考諸碑記改造修葺已歷兩次然其中湮沒無記可考者不知幾何矣猶憶嘉慶年間前紳陳君廣義東君自明陳君世瑜傳君光祿黃君廷議見廟宇之將頹也牆垣之將圯也慨然告諸邑侯陸公捐輸改造非不魏然堅固但地臨賓海厥士斥滷頻歲多興數十年閒下蒸上蝕柱朽樑料歲己亥邑之人以余居齒長求相謀曰廟之不修神無所懟凡我衆庶庇何仰焉余號老無能爲役感諸君子之識且堅踴躍其間於是諸君子躃循前倒寒暑無閒勞瘁不辭鳩工庀材日新月異辛丑秋英夷犯順侵我城池一贊之功盡被蹂躪明年收復重復興工至戊申凡七年始克告竣其殿宇之軒昂丹艧之煥彩昭諸衆目固無論矣而神有憑依庇舊民而獲歲有非深幸乎是役也入千餘金之資斧固出於衆姓樂輸而董其役者則里人車漢全陳嘉穗傳于談斯定敝堅志圖成不啻心疲力盡可謂接踵善繼其人與余不文料後之君子覽之必有興感今日之情者幸其成樂爲之記

縣土地祠在縣治內東嘉靖志

海禹廟在縣署內先是廟在尚書橋東順治初徙今所一

在縣南二十里小浹江上俱祀海神乾隆志

張越國公祠縣東北二里巾子山上祀宋張世傑明嘉靖二十四年訓導曹一和請於巡道張一厚建嘉靖志萬歷閒祠圯於風知縣朱一鶚遷主於表功廟明末廟圯國初令鄭元成奉主祀張仙祠內康熙二十七年令周家齊構造三楹仍額曰忠勳祠與明信國公湯和合祀春秋致祭唐令志稾

全祖望記 匡山三大忠臣祠倡議於羅一峯成於陳白沙而任之者陶自强也吾鄉候濤山東巾子山爲當時張太傅自臨安入海駐營之地而未有祠并志乘亦不載其事何其闕也況太傅之在是山非偶一駐營於此漫不足爲輕重者比范文虎以伯顔軍至皇亭山太傅請移三宮入海而與文丞相合背城一戰陳丞相以議和困之太傅遂提兵東渡由慶元抵昌國營於是山其意蓋已辦閩廣再造一局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

使降卞彪故降將太傳以爲反正而來從已俱南也椎
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致國英旨太傳大怨歸其古磔
之山中軍士慰憤泣下誓共求宗室以謀恢復於是太
傳探得楊騎馬以二王至溫陳丞相出會之陸侍郞蘇
統制俱赴之遂出蛟關沿海入觀共豫定策事而二王
之局以成文丞相指南錄雖於大傳不盡諸然於閩廣
再造則以爲太傳一人之功蓋陳陸諸公雖素秉忠赤
而非太傳以宿將重兵擬其樞則其事不可集顧太傳
之所以鼓三軍之氣扶九鼎之絲者莫過於巾子山
之一蘇能使衛火重照死灰復然當是時趙孟頻以宗
室子樂慶元獻冊籍句餘城郭黯然無色豈知龍背
上何有人焉大聲疾呼虹貫日亦水丹山金以洗
辱而二王一幾得延之自也而袁清容纂延祠所以其
父爲元之降臣於太傳之遺蹤略至今未有及志之者
謬矣鳴呼國宗不能常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道一而
敗者九顧其所以常存而敗者此酣義與不之氣塞
乎天地之間太傳之精魂如行地之水無所不至而兇
匪山宮闕與是塹寨尤其神明之所惓惓者乎予乃
與鼓闕父老議立祠以祀之而勒文於石巾子山者與
候濤山對雙闕如門障薇洪濤其下有洗馬池宋高宗
航海時多莽侍衛軍卒於此者也其銘日柦柦太傳亦
白臨安豕手蘇降人投之蛟關豕展轉東甌逐日維綦

兮侯官一隅扶墜天兮踉蹌東江而澄灣兮崎嶇謝峨
而絅川兮沈香千兩焚厓山兮平章江口瓣香殘兮赤
坎之村埋血殷兮忠魂騎鯨任往還兮時來此間問
長歎兮卞彪之骨化爲老鰥兮春網登之薦豆篷兮
謝饒賢記　鎮海巾子山舊有宋太傅越國張公祠建
於明嘉靖二十四年巡視海道副使張公一厚而請之
者本縣訓導曹公一和萬歷間邑令宋公一鶚還主於
縣東北表功廟廟爲邑人祀明湯信國公和廟圯
國朝邑令鄭公元成又奉主於張仙祠丙康熙二十七
年楚郢周公家齊來宰吾邑年少任事負經濟才慨然
捐資建三檻合祀張湯二主顏曰忠勳祠春秋致祭復
作忠勳祠碑記碑向嵌祠壁邑乘班班可考而巾子山
椒之專祀太傅者遺址猶存甫上全太史祖望作太傅
祠堂記序太傅之功詳矣而曰未有祠志乘不載其事
則未覈也竊歎世人於一切叢祠紺宇不惜貲力極崇
奉之奮謂可邀福於冥漠中記曰非所當祭者而祭之
謂之淫祀淫祀無禍至於忠義所關任其破宇頹垣風
爾剃落機匱不間心甚悲焉夫是山爲當日太傅自臨
安入海駐營之地思爲再造計及石國英遺都統卞彪
說太傅降太傅怒斬之山中軍士感泣出蛟關沿海至
温温蓋故駙馬奉二王於此太傅遂入覲越數年天眷
閏位杭樓黜祝卒不應從此身殞虞淵然則太傅之忠

肝義膽充塞天地一息尚存未忍稍懈雖數百年青燐碧血猶當隱躍於彼濤彭湃間況是山爲太傅靈爽所依坐令擁香無焚溪毛失薦非識闕典歟余與吾鄉諸父老謀復祠於山屋不過三楹地不踰一畝奉舊址也買田若干爲春秋之費經始某年月日落成某月日輸錢鳩工諸士側得附書并鑴余太史記於右俾後之覽者知太傅之功之不可沒共相綿延於勿替也爰不辭而紀其緣起如此

謝荒賢擬謝處士張忠烈闖食巾子山張太傅祠堂記

嗚呼自古忠臣義士遭逢喪亂計無所出磅礴蘊結而不可解往往託於神仙詭誕之說以隱如漢梅子眞宋姚平仲吾甚以其有用之材卒歸無用爲可惜也若謝處士皋羽之於宋與張忠烈蒼水之於明忠義之氣覓乎莫尚矣景炎之失馭也文丞相張太傅之功冠天下當文山開府延平處士負奇氣長揖軍門諸議國事章皇闇粵問及勢不可支始入浙下七里瀨上子陵釣臺擊石作楚歌西向大慟又嘗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濤山放聲哭入夫子廟撫舊石刻僧碑賦詩見志夫處士屐試不第一落醜布衣耳朝不坐燕不與非有尺寸之炳足以遊結一時特感文山之知激發至此使其如子眞平仰輩一往不返肥遯終世亦義士中之矯矯者計不出此徒以國破家亡不惜沒齒以殉上覩丞相太

傳其志節寧有毫髮與哉忠烈領崇禎壬午鄉薦錢忠介集師甬上忠烈挺身先至迎監國魯王於温授行人歷官兵部尚書時吾甬相繼死事者四十餘人忠烈最後功臣皆四至閩六至台州滃洲及蕪湖瓜洲十餘處數遺覆沒北卒屢聚屢散詳見北征錄中其晚居南田之懸嶴也思謀再舉勢窮力竭被擒入蛟關蓋自使閩航海以來至此凡十有九年矣黄徵君宗羲以爲文山往來游島不過數年馳驅不過閩廣而公盧鳴中原而下之且知是之久全太史祖望謂孔明渭南之師尚有荆益可悉藉公則一無所資終於齎志以沒似孔明文山所處尚易忠烈不更難歟我

國家如天之覆褒忠賜謚雖非忠烈之誠不足以致此要由

聖朝寵序所以待亡國大夫者仁至義盡爲千古未有之遇也是山專祀太傅其於處士忠烈無議及之者闕念嘗曰處士之登侯濤山與太傅之駐巾子彼此一藏忠烈雖後數百年其一絲九鼎之志應亦太傅所心許乎今卜吉奉二栗主祔祀於祠太傅之魂不孤矣系之以銘曰浹汀之東先三碧筆蛻蜒突兀正氣所鍾肅子接武賢者閃蹤三忠把臂先後相從春夏之交海天蓬勃士馬旌旗樓臺城闕人以爲蜃氣幻形吾以爲忠魂出沒巾子一瓣香散作當年魄

湯信國公祠縣東半里祀明湯和正德閒御史成英以和有功邊海請建廟賜額表功廟志嘉靖後圮與張越國公合祀額曰忠勳祠唐令志稟

周家齊記

嗚呼古今塞滄溟彌天地亘萬世而不磨者豈不以忠孝哉人心賴以不死世道賴以長存亦稚此忠孝數人搆持宇宙而已禮崇祀報功之典非其忠臣郎其孝子外此則舊紳先生難言之歲丙寅余謁選京邸一夕夢過一廟額曰宋越國公祠余入而肅揖神顧余刃無語祀其左位有神如欲就余言者覺而異之既而授鎮海令亦勿不解夢為何意及之任遇秋伸上皮日例奉牲幣告鑿則越國張公也蓋與明初勳臣信罔涝和並祀為張公宋宰忠臣當時義兵勤王與文文由堯將相於因事既去之餘剛割元使之招降者於城東申子山標慨弊節至崖海禱天運移宋祚願君臣同沒於臣燒中然後已此其精忠貫日豈有一日不臨於天壞關哉今其廟貌之圮而猶示余以夢中藉非公之靈毒式憑領海何由如此余欲為之卜築久矣而今且以浸去用是與諸生者老謀所以新之以成余志至於信罔功衛封驅祇文並列其來已久蓋兩公風烈貫相

伯仲余不敢少更其舊焉

陳景沛案曰自

國朝鄭令創建張仙祠張湯二公神主奉祀張仙祠前殿而周公祠主亦祔焉

周公祠在忠勳祠內祀邑令周家齊鄞人陳錫嘏有記唐令志案

陳夢蓮記

荊楚形勝甲天下三湘七澤之廣九嶷岳麓之大山水所鍾每多倜儻非常之士忠孝奇節之人爲國家黼黻臯獻爲司土功德顯著蓋惟楚有材古今彰彰不乏也我鎮邑地居濱海土田薄而河渠淺稍旱郎民穀之不登昔時海上未靖爲司牧者方槽磃礁莝粮糒芻茭之勿堪奚暇拊循而噢咻之康熙丙寅郢中周侯來蒞吾邑甫下車謂備官邑宰郎末能興教化亦當詢疾苦蕭豪強以芟除而先去偶毋擾吾民鎮邑斥鹵田卒汗萊民凡日偬公集紳士議濬淤數十年未舉者公則獨斷以成郎今渠成集誌公績也鎮之民半藉

魚鹽蜃蛤柴薪植木之利又以弛禁後艅艎雲集公則
慮茲盜叢爲以永民利必寬其征求而嚴其稽嚴庶貿
易永賴又謂聽治之所教令文牘之所出也不開敞而
密庇之無以宣吾政公則捐貲竭鑒而堂宇一新又謂
學校人材所自出公則甚理宮崇魁閘精課試設義學
勤講法而士民咸思興行力學而且城陞之修忠勳之
建重祀典也漏澤之置婚貢之給德及梏骨而澤能完
配也催科有法民不後而兵不呼也決獄若神知長吏
之有法也此孰非公之百廢具修者乎此豈非其實心
行實政乎此孰非潔已奉公而章章就理者乎父老咸
相慶曰楚之令吾邑者三或有其才而無其清或有其
清而乏其才公以年少經濟優爲之敢不尸祇吾公紳
士乂相謂曰此蓋其家學也公之尊大人孝能揚親忠
能拓地今日來第舉行者業有所本而治有所施異日
之谷入黃屏而阜猷觽撒者非郎此之功德顯著歟其
志之邑乘而列諸名倣允無歉方將聿觀厥成以盡其
所致治無何讀禮而遺歸荆門矣邑之人德公思公而
且肖像以祀公詞公之一舟圖籍兩袖清風可飄然往
而人能忘公之德乎且肖像非具文也實有誠意之孚
爲昔唐韓稜令下邵邵人德之爲像以祀後拜司空侍
上上疑其醉對日臣今日降旦或邵人酬臣臣且醉後
訪之果然然則立祠之尸祇亦鎮人誠意相孚而冀其

酒爲戮蔴者也夫公之功不朽於浙而名彷垂於楚觀夫列國不載楚風其附江漢於周召者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惟公有焉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惟民有焉後之司是土者可以公爲法也

張仙祠城隍廟左順治十年令鄭元成建唐令志棄

鄭元成記　余之信祀張仙久矣嘗與里中同志廿餘人結社吾禱汝許神有專祠焉誠心供奉其間窮逹禍福有祈必應應必速至於一二艱嗣者虔叩精禱應復如嚮迄今無子者有子寡子者數年而資馨繞膝矣余少艱嗣朝夕虔禱神每夢降訓警逑余年逾壯而長子生又五年而次子生因私期異日倘得釋牖服官毋論中邦遠域務建專祠以佚香火以報厚德日夜念之惟恐不逮者歷有年所際

熙朝鼎與

龍飛順治之戊子余筮仕得宰蛟川初下車寇氛未靖戎馬未甯催科之外又事戰艦比年來公爾忘私君爾忘身曾不得與百姓休息何暇問事神哉然暫於發山伐木越陷問歲之間未嘗不留心聖像冀得一瞻禮仙顏者乃海邦僻隨絕無專祠余因慨然曰此眞余報德之日矣辛卯冬十月余復舉一子溯厥所自豈非神錫惟兢兢以不克建祠是懼會此中士民開吾言而感激

焉共成勝舉擇地而祀之祠與城隍廟鄰城隍所以保際一縣一縣祀之張仙司交錫肩造福燈災利澤在天下天下祀之而一縣何得不祀之語曰鮮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余承乏茲土無善可述於百姓有心可質於鬼神因以保民之意寄諸事神之舉今且仙像儼臨祠宇新煥歲月閭信心祈祠者聿有顯驗豈非張仙之露突哉然天下皆已知祀張仙而余復諄諄以張仙告於夫下誠使此邦之人謂余保民也可謂事仙也亦可且聞有大功德於民者則祀之余豈敢私於張仙直以大張仙之德廣張仙之靈而重以顯海邦之子振振維繩令此祠與城隍何其不朽是余之報施於萬一云爾故謬為之記

詞泰宗記

古無張仙而今有其稱沿習之號也有其稱隨有其祠邑令鄭君昭舉子之慶也蓋君莅定四年能龐之麥再應休嘉辭祥盍集所謂居官者長子孫仁政之報哉惟君不自有而推其報於冥冥若曰不幸遇考最之駿以吾催課於此調劑用後或不至大斂大巔郎未能盡乘孟青編蕭示辱然膺擊毛驚弗為也而民循有沈命課累之苦諸市價所售會計出人雖與矩券相應亦安能損上益下使肥者常在民也況臺使者部使者家部下邑又無能效何易於躬撓艦髖以代農時之勞歲遭併隔雨陽未時若也郎平羅賑饑所活殘何

諸稱梁埭堰蓄洩時備誠不忍高高下下罷民於畚鍤
茲者單與執壤鞭者甲不解學兵不解騎孔邇在上徒
負如傷之痛負怨之弗遑其何有後嗣計自君子有穀
爲子孫貽其如脊昊之不有何吾賓自訟諸內羞與由
房者語也然興門之男再舉丈夫子未嘗鐲弓禍祠高
媒也而履帝武敏歆之說又儒者所不道豈卜子夏相
固自有之乎開之諺有打彌張仙者壽錫福於爾類每
値懸狐未嘗不通靈痺森安得俾有所憑藉以爲歸也
乃卜諸城隍廟左構材三樾自像以祀前而廣除而閟
屏稱之若曰使民有鄧伯道藪者共洗心於此也至矣
哉公之用心乎爲政有成而不自有其成節撫字省薄
諸大政亦得民而治矣得民斯以得大室家和處子孫
蕃育有自來也安得仁人長昔言付之冥漢不可知之
數且託之仙而建祠以奉共曰俾百姓洗心於是以共
衍錫肯則又若貢以爲鮮有所發慶有所開不是秘諸
已而公諸人使民由是而庶幾免於後艱之虞敢心也
諸大政所從出也由已及人推恩無巳飢溺之是眞莫
切於是焉余閩世傳張仙之儀蜀主盂祀像也逼亡花
悉夫人嵩其像私室奉焉宋融宰忽而夕之也劉人諺
對此張仙校彈彈天上孤县人以此卜弄墇矣夫是世
問遂謂實有張仙之神而市其像以旂嗣君豈於知之
耶君蓋鄭至其尋以借休於明神推遜其詞以爲非哦

所敦輒有之甚然百姓有心其亦有口瘖瘂起者鴻鴈集者家尸戶祝以為琴彈而愷悌靜好之音洽諸宮壼是其景命有僕矣石燕既入懷乎五色雲化為鳳已集左肩平吾儕小人具享家室單父之堂豈琴瑟弗御也宏慈所覆保赤子於懷中明德之後多逢人舟乃膝下者纏纚而未已也吾知張仙之神必有所附附諸百姓之心與口而不能自已者矣不亦得民以得天之明驗哉君方自以卵翼無成勞而歎然於其上故以充閟之慶誘諸默佑此又愛民無盡之虛懷質諸鬼神而無疑詒孫謀而可久者矣抑闢古君山有張遠胥見四目翁持竹弓一鐵彈三質錢三百于張無蘄色翁日吾彈能辟癘疫宜寶而用之遂拔以度世法然則又似實有張仙其人矣其能辟癘疫以回天豈不能為人祝嗣以延後公因有祝於此而井以訴民者矣是祠之建以辟民之癘可以祝民之嗣亦可也

二聖廟在張仙祠左乾隆志

張公祠在一鑑池上祀邑令張琦今圯唐令志稾

沈端憲公祠在城隍廟東街康熙五年重建即南山書院

基地志乾隆

忠勇祠祀官兵之死難者明嘉靖十五年倭寇登岸兵與格鬬力竭而救援絕俱被害邑人憫其忠勇立祠於靖海前柳營

國朝祠圮遷於東門內關帝廟東廊邑人張懋建顏其額曰忠勇其墓在城內關帝廟東祀田一十九畝六分刱屬招寶山僧人管業今歸總持寺歲收供祀志乾隆 後寺僧盜賣田畝令喬序驤斷續復舊乾隆四十一年令周樽令寺僧於寺內蔬地建祠春秋遣官致祭田畝勒之碑石陳志稾

周樽記 昔曾有儀汪錡夫子許其勿殤齊有敝無存景公為之親殮蓋執干戈而衛社稷矢必死之志作忠以報國捐軀以立功祭法所以有以死勤事之祀也明之倭寇為害尤甚長驅直入騷亂浙東方其伏自岑江

從於白泉雖以胡公宗憲爲之力剿而兵甲之富舟楫
之多計謀之奇時日之久旋散旋聚蓋平定若斯之難
也嘉靖十五年倭寇登定海岸官兵諸人與格鬭而救
援絕官兵被害然城中鬭警知備卒保無恙特其姓名
不傳邑人立祠於靖海前柳營置祀田十九畝零歸招
寶山僧供祀後祠宇傾圮遷東門內關帝廟東鄰田歸
總持寺僧收息後有僧覺明盜賣田畝前任喬公半價
贖續乃復其舊嗟乎此諸人者倘得詳其姓氏嘗其時
必有顯揚之者即不然而傳至今予亦能考之志乘案
之祀典上其事而表其忠顧乃側處帝廟東廊既非所
以安毅魄而春秋享祀吏無糾祭宜其祀之漸就廢弛
又奚怪司田之人生覲親也耶余因邑人邸應麟首告
飭介總持寺僧薦秀郎於寺內蔬地建造忠勇祠門堂
戶牖粲然畢備春秋二祭遺官奉行所置田畝細號勒
之碑石已於是而竣夫顯忠旌功
聖天子之所有是也宜
上德意以表揚忠烈亦有司之責也因爲之歌以祀之
其辭曰追維忠勇靈爽如存志乘有載姓氏無傳操戈
被甲死而爲神爭先處強繁惟諸人伏莽鴟張救拔頓
失刃攢於胸孤忠不屈甯蠟吾軀民弗可戮臨危之傾
百身莫贍有廟弈弈爲君改築享祀匪懈春蘭秋菊伐
石作碑壽之貞珉歌辭徵實用慰忠魂乾隆四十一年

八月 菜字五百八十三號崇民田四則土名老廟前
共計十畝零內有水漕一方菜字三百二十八號崇民
田二則土名祏墩頭又紗帽坵共量計二畝四分又水
路二畝六釐菜字一千二百三十九號崇民田一則土
名鵝山村量計一畝五分零李字九十
號崇民田一則土名楊家田量計六畝
都督俞公祠縣東半里鎮遠門內明嘉靖三十五年爲都
督俞大猷建嘉靖志 祠基地二分舊祠屋三楹
國朝雍正二年圮里人陳殿颺捐脩有祀田四畝一分零
向係指揮劉李陳三姓後裔值祀今歸邑生陳錫卣管理
爲歲時修葺諸費乾隆志 鄧豐道生有碑記見金石備志
朱公祠在總持寺內祀明知縣朱一鶚乾隆志
黎公祠祀明知縣黎民表在梓蔭山麓後與總兵楊宗業
並祀純陽閣中閣圮今在總持寺中備志

薛三省記
黎侯令吾定政既成且徵矣而奉太孺人
喪以去士若民相與歆獻咨嗟志所爲不忘者郎梓山
之麓肖侯貌祝之而以碑屬余記余惟慕德以文猶尸
祝者以貌也余顧贍祠所貌豈必盡儀侯之毛髮而惟
大致是肖望者皆低俑久之嘗若侯儷然其上也故巧
爲儀者貌其大工爲摩者略其細凡侯所爲吾邑至織
悉顧其足不朽者自有在愧余之拙於摩也蓋侯所爲
百世之功者一所爲兼利之澤者二所爲易數十年之
害而爲利者三若心而周後來之慮者酉定故鎮也國
初易而邑而城故鎮也奥且單嘉靖末倭薄城幾陷時
方急軍興不暇議增桑陸慶初潮乘颶久幾浸於是稍
增其北偏直海者而三西猶故城也屬靡使者方公行
部俯城而危之具訊得往狀亟下檄議而若空帑不給
郡守吳公爲括府藏廠金若干度不足則請出關稅若
千佐之臺使者不盡報可曰姑先最敝者而須後令游
兩歲工不能十四侯至多方經理且躬爲勞來踰年而
役竣但新故形若補苴且筍牙不相錯勢益旋侯熟計
苟若是且併棄前功顧無所得貲復以關稅請益不報
而第檄侯自爲計久之乃得折役與他義若千以與役
又踰年而竣則百雖訖然海上甚壯定施海而邑蓋全
浙咽猴也城固則定固定城固則全浙固而東南半壁
倶固是侯所爲百世之功者也邑歲有租調二賦皆里

所監而租率以嗣歲輸邑之爲里者九十今歲主調明
歲復主租而租又有折有本主折者又明年復主本凡
此九十人素三歲僕僕受役勞且費侯輿里約自今歲
始一主兼主二賦盡一歲而吏邑人便之請著爲令而
來年人租者無所事役錢供城費前所爲折役者郎此
也而又精勤簡括錄黍無鏤漏合先後城役所贏幾三
百金以構雉爲使守剛者有所繳風兩而百姓則不費
毫未焉善係慮悉於一城伸之縮之公裕而私家之財
力亦賴以不因是所爲兼利之摩者也邑賦有定額而
役科無定籍里與胥吏得互爲叢吳時侵貧常鉦千官
與民兩病侯廉得狀歟曰弊所以至此者盡賦名多而
經賦者人衆故籍肴而叢易藪也令役併於一是羸厄
可漸室已乃總邑賦而畢分之又各計里多算數而五
分之以爲期郎者爲籍及期則官督里又設一役佐里
以督其遞遞所輸不及數里不爲登於籍里所監不及
額官不爲登於藏月有罰爲法簡而上下易爲守郎後
來不能以意更矣邑當塵鎮役最繁而所最若莫倉儲
若蓋慈邑所輸租而言邑人爲守庚當其輸時挹秕不
得問也其出納時旁有漁獵者又法所不能窮也而風
兩鳥鼠之所耗則罰且債焉故民逃是役如逃死郎稍
有貼直無補十五也侯閔然嘗思爲更計會郡太守欲
以貼直爲僱直募司敢閉者而出納則官制之下侯議

侯力從臾成之而增
行百姓可終無肩背
卒伍寄舍遏閭里則
可嚮邇里人走主請
即侯亦莫能得也巳
可制火乃捐少俸以
跛類自是邑以內非
之害而為利者也邑
然籍在官賦無所取
遒賦非所得巳也久
田以白府分給鄙邑
巳充邑賦又輸學租
是鄙邑士也當時鄉
幾且夕得復故焉邑
何可當吾世而文獻
則封留學宮日以此
閥還恤其後侯於所
規其始以視傳余其
慮者也凡侯所成民
足以收名譽然於侯
大者如此若其具肯
特由之石可書輿孖

議侵募直使人業亟若使侯議畫
顧而今眉睫之間亦暫舒矣邑多
火攻諸具亦宿焉易召火織烈不
從置城外又慮一且緩急左右顧
行視城陰得故治局遺址旁緒水
駅餘起兩局一以治壽一以制熄
召災亡憂具儘矣此所為易數年
西亟海有污田民久棄而他徙業
給其里之長遐為菰幸一稔以完
乃始成為田貽者因私構訟為閭
庠各半咸以高下賦租侯為奏記
是重困民也半奪邑田以為外賜
議不書行今猶得援侯牘以情赴
乘不輯者且五十餘年侯徹然日
無徵廣為採拾且有緒而奪於憂
為他日綿數夫人情苟其躬之不
不得為則規其終於所不及為則
官者何如哉此所謂苦心後來之
造士者不第此自他令緣飾之皆
直其小者余故略而不具為摹其

陳景沛案曰嶽公爲黎侯楊公兩碑記一在梓山
麓一在純陽閣中迨後閣圮而並祀於總持寺中
乾隆志爲先祀寺後後祀閣中則失考矣
楊公祠在梓蔭山麓純陽閣中祀明總兵楊宗業閣圮今
在總持寺後陳志稾

嶽三省記

凡將必有與同意而議可持也有與同議
而計可決也有與同計而事可任也有與同事而功可
就也有輔同功而名可取也盡天下未有不成於多與
縣於寡益者而將爲甚將用衆者之迨於今而所爲用
之者日之衆故今之公其不可莫也與也又爲甚莫之
與則傷此者至矣楊公之鎮吾漸數非久今遷已遷而
復報罷致何以故也意起騎將不也年而而大帥其材
請足自以末嘗抑其其以下人性復强直登屑隨時態
竅人意臨與俱上下及素所挾持也議論不復如往而
切事情計事籌策究慊本末雖所未嘗若往成事不失
毫末焉計成而行慊慊敢任不爲首尾顧見初之鎮銳
然欲顯功名於海上務自漸務以觀將校畏上幸無事

念不忘寇至恆勵蹈風濤中以爲士卒先蓋居無何而旌旗之色易黯而傷又無何而卒伍之籍易耗而充又無何而器械舟楫之用易鈍而利卽異時大帥數年於鎮號稱能舉職者未易數數也譏帥所能舉僅此耳越此勢不得復問也雖所得問而遠不在守下者勢亦不得復問也此非格於法而不得間也帥懦者有所不能而桀者又壘而有所不敢帥失權則衆操勢非一日積也所由來漸矣夫勢成而欲反之也猶之障流不勝則反溺樣散而欲收之也猶爭刃於操者之握不當其柄則反傷其手矣故勢已成者難以驟反而權已失者彝以急收反之而人不能我順更思所撓之矣收之而人不能我于更思所奪之矣夫事至而成敗異計計效而利害異議議出而是非異趣此非有劃然之局者也各惟其意所造至於意伏而陰陽異向蓋不可爲方物矣故力能奪者縣持其計以奪其議而力不能奪者陰操其意以撓其計此事之所以難任而功名之所以不立也從古而然矣然公意殊驚然不顧也嘗私慨日凡吾所不借捐利以潔其身者爲名也所不借捐生以勞於國者爲功也而今且奚爲哉顧吾受性已定猶形之修挺撟健必不可易而爲傴僂也名可辱功可隳吾素必不可易吾終行吾意而已何以官爲也蓋竟公去無以異於始至云公始至將卒稟稟嚴公法久之法行而衆

莫敢犯亦無所復用嚴而衆更訢訢戴公德爰度地以尸祝公乃參將軍徐君某游將軍成君某梁君某與參軍蘇君某謀曰是不若祀之純陽之宮此公神所與陟降且文昌閣亦在焉餘念所寄也昔羊叔子鎮襄陽嘗從賓客遊咏峴山歎息流弟日如百年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今梓山是亦公之峴首也且吾以搆祠之資買田以供歲時祈祝與其望而墮淚也於是鏡石以志不朽而以記屬余余觀叔子在晉功名爛焉史冊皆以襄陽著平吳之策雖猶上其議然內則茂先元凱與同意而從事若王濟鄒湛轟又與之同計是以能竟其志脫終當鍾王者則或從或奮幾沒世無德矣蓋將不可以莫之與也若此公猶慕叔子倘有味於余言哉公姓名爵里具在文昌祠碑記中

何公祠在梓蔭山下祀明總兵何斌臣今圮棗陳志

辭三省記　將銜在治敵而其要在治軍天下方有事將實藉軍以赴敵令一而士隊附故易治久而當無長將謂軍以空名冒餉令魁而士攜貳故難治治寬之則事其驕而譁急之則數其悍而亂故士惟無譁耳譁而欲反之治也難且萬矣何公之出鎮也適軍譁之後方其甫至譟軍噂咨熱服公作何狀拊我等以自全也公心

計軍騎且保未易以告編惟身先將率約已奉公收士
心士稍輯徐申號令明賞罰以肅軍法然不爲刻意第
以一示警耳偶出行有艷前導過者訊之則隊卒也公
問若甯辭即敢干吾前行求及對使嗅之果以辭白公
命繫之侯其聲乃薦懲其人忽呼曰吾先有大功此小
過可贖也公闘若何功則曰往伍講時挺身韓衆者我
也公曰是必譁首能搖衆故衆聽以從此大罪也當斬
借前已赦令不得竟吾法但以干行論鞭而貫耳以徇
於衆於是衆皆股粟轉相戒毋犯乃公法推公所令矣
公故越世家知名諸生中饒有方略因以武奮益思以
功名大其世且私幸開府故里諭非悉心爲國即非所
以爲家凡桑土計慮無不極其綱而而於所私營則不
少經意公丰儀未潤更山立禮恭儒語巽雖寒士必折
節下之望而知怠儒將然不設爲拾谷生平工行草善
詩歌時所不廢而當其快意或決長以控弦拾爲而擊
劍以武自雄及洧防則禦樓船乘以風破巨復而士卒
先故士卒咸爭爲用海上自隆萬掠來希倭警之姦人
私闖出與倭市黠者賧其非法因過以爲利久鬭併商
船肆掠且質其人以責厚贖水軍遇之少則格盜屢挫
劒度不能格則遁去及收保則復尾而往來爲橫時或
獲之則書其嚚奠所得盜貧於海若爲公漁而橫彼虜
者以逃法水軍當之亡何也以此盜日橫公計市商船

數十艘伏兵其中少示貨誘使掠而突起擒之或足一大創而諸將校多異議即主計者亦以國計方詭市舟多則費無所出少則不足制勝亦異指公乃儲募府餘貲市數舟而選死士伏以出如往計時盜降者能知盜主名躍舟詐與語伏猝起盜不知所爲凡獲舟三擒及溺死者亡慮數十百人盜自是稍襲悉時天敵五年冬月也明年春防且圖多設伏爲誘而公先以大計中蜚語解事矣蓋方伍譯之初定也武林講復起樞部聞而無所致詰則移譴鎮府膚知海上之講不當公武林又遠非所部勢不相及也顧莫爲明者公亦伏公論不自明而媒槩者始得乘之矣先是海上獲異舟獲者欲賊以爲功公察其人髡而文身躡坐皆倭也而獨聲耳與倭異使譯倭者譯之語復不相通謂非眞倭而以實聞當塗於是倖功者若謂非公所縲部故尼之徼爲他語中公公不能知也異時商遇盜者投狀幕府置不聞以杜口及公盡收識欲以知所當盜何在其畫而守者何氏且及贖質日又知盜何嚮謂可以瀕策諸將校使收後效而懼譴者又若謂公有意督過之更謬爲他事中公公亦不能知也蓋公坦衷未嘗過爲調伺且自以在官無他失職益不復自疑乃樞部先已疑公所爲治軍狀及是併疑公所爲治敝狀遂爲所中矣夫將之罪莫大於妄殺以徼功其弊莫甚於匿猜以擒罪此兩者皆

義所不敢出也而誘又緣以入且其爲誘於外初非有贓一列之狀也卽於內亦非有盈篋之書與三至之言也直一夫之類所陰中耳乃輕易置大將若戲置棊難言哉難言哉公之去士伍奔走乞借不可得則爲祠尸祝之以志思且礱石待記功德者而不適罷歸里參軍王駿圖乃以衆志乞余言余拙不能立具踰年而參軍張應龍又以請蓋久而繫人之思如此祠構於卒伍而士與民咸驩然樂爲觀成其祠地三之一則僧慧寶所捐此益知公功德所被不第在戎行間已也因併及之公名斌臣中辛丑武會試家紹興之山陰

陳景沛案曰何公祠地無考慧寶杜言僧是時居觀音寺記中云捐祠地三之一則亦在梓蔭山下

文昌祠在梓蔭山明萬歷十五年教諭顧充建後燬三十六年總兵楊宗業重建三十九年郡判李文華捐置祀田

邵輔忠記　令國家功令置學宮春秋祀孔子匪懈蓋學士大夫靡不統於聖其祀文昌者何說者曰文昌主仕籍司祿士乞其靈而冀奮庸始比比祠祀焉夫文昌懸象著明豈其俎豆祝史之是愉快而以祿秩錫衡士

乎余考化書傳文昌變現如龍漢鸞臺諸異未足深信至所稱子孝臣忠實有嘗吾夫子所求臣子之義則議祀也何不可乃吾邑祠祀於梓蔭山者何蓋邑居郡之東徧而梓蔭山吏居學宮東北艮上按分野皆在斗貴應斗分奎村之間第六星司祿座尤宜祀吾邑自祠祀以來邑大夫民茲士者相繼興起人文較往昔隆盛若神為懸之誠天造梓蔭山以顯文昌之肸鑾矣雖然祀可也使學博士分其肖眥以供粢盛則廣不給使諸文學采其芹藻以產神明則廣無田幸亥秋會別駕李公來棯海闕上徘徊於山禮文昌之宮遂慨然捐倖鐵置田若于文昌祠祀之有田自公始諸士進侑前曰今者獲邀大夫之蘋傳文昌無之祀更得邀文昌之靈題我多士嘗頌大夫不朽公曰唯唯否否因進諸生而訓之謂祠有出願多士無荒之荒祀田文昌將不示厭祀吾何庸置田為捌學猶植也更廟多士無荒之荒乃植多士亦無以食文昌賜多士又何以祀文昌為惟是多士服孔子之教處為孝子出為忠臣一如文昌乃善祀文昌者哉於是踐畝量數以授學宮掌故附於祀典時則得武原吳廣文領其事而出膳資設几刻石以廣古廣迴瀾顧公祠祀之意云公楚藍田人諱文華署教諭事舉人吳之英訓導盧仲海田數畝於後

一東管三都民田二垣係荒字一千四百七十九號量計六畝四分

有田溝隨本田南溝往水

國初祠內置火攻局順治十三年邑人謝廣昌請之鎮守

移局旗纛廟祠重修 唐令志藥

謝泰宗記 余往見文昌祠於他邑者多附宮牆內定獨祠之於山自明嘉靖閣始郎山尾宮牆而鎮其後蓋山勝湖江峽而重典自巾山傳梓蔭梓蔭傳學宮爲一氣之過祠於山猶之宮牆內也舊祠爲堂三間燬矣萬歷年大師楊宗業者新以樓而虛其中傍未始登樓者亦得糖冊展拜也明末植捍將之擬蕩爲草舍

興朝以來制火攻嚟藥於其內神欲淩煙霧去矣且局鎬諸禍門屏人寬伺狀劍山亦可望不可近也家成起陪家弟天前遂請之大郎常公移藥局旗纛廟凡三稱得計可而祠門始洞然啟蓋幽而發者十有五年聽於礎乎聽於人乎於是塢工庀材修廢舉壁若垣牆之塗階情樓宗梲之重綈一如其初搆而堅壯信之齋持神祇之亭披雲霧覩青天哉樓下爲堂又處軍容作舍則奉人上像於巾三僧守之吾未知帝君之樂有大士之教擇夫士之能爲帝君說法也要其爲僧施食總不能留爲選田若千畝以贍僧長與祠爲不朽是僧之有所

記以奉歷秩之役也故事歲春祀孔廟第二日學博士
率弟子員用牲聘帝君前以藥局故不舉久矣至是瞻
廟貌肅威儀苾芬俎豆第作其冠者思皇美濟也先是
祠門外地皆屼律錯礫高下其履保昌龔侯覆以石羅
七弓橫十一弓周以琢欄平與階齊廣可坐百人於風
肯月夕之下夫然後羅漢堂純陽閤覩音寺諸勝槃不
勝擬也止水之審爲淵亂澄其側者不勝擲也祠覿日
美祠靈日貸矣令石之平者得無倚於敲乎琢者得無
復歸於樸平潤澤之功固在弟若姪而猶是龔佚之教
不衰耳博士弟子華相謂日居恆苦遊息之所以閣之
高閉樓疏四綺左奇相右禹強山川之氣莽焉郎二三
子談巍於斯邀神明既其亦日不有甯宇令荆蘇剌眼
亦安得隙處若茲土者登高能賦冀博好句於朱衣爲
異日點頭地亦帝座之所勿棄乎無奈作策之失其據
橫滕之無其具何於是製連几可以代梧連坐可以代
蹝者共若干器而以友會文者殆月無虛日皆曰謝氏
之貽哉正以教天下之爲子若臣若張亞子耳夫聖宮
得氣於足山山之爲靈照照也何必七曲矣祠於上吾
信非文昌弗宜但或建或修必得請大將軍豈帝君皆
定王均之亂誅吳曉之逆宿以武功自喜者歟即火器
爲局猶日文武之備具是也貲籙曰身十七世爲士大
夫不知其何所據但其言殊足爲儒者勸不惟鬼神之

德之盛也即博士弟子員修業而息之於斯用牲祭於聖人之後豈能神錫之福能降休辭眼雲迷日五色時耶夫子聯莫隆於孝臣誼莫大於忠吾儒之訓實三教統焉神固報母讐而梓潼是從是能不負竭力之懷仕晉戰歿王事何篤於代終誼也不然者夫豈無他所而必附於宮牆文之為文忠孝盛焉耳弟姪輩於諸君子遊息於是甯徒修詞是飭將以效帝君忠孝之業於不窮亦世修其德以為爾極錫僅廟貌光寵哉請質之大士焉知非即化身說法者

謝忝宗詩

斗北文昌司祿權何書喉舌帝君前地非七曲堪層折身傍三台欲補天筆醮南山騰虎勢袍臨東海即觀淵昭回雲漢蒼蒼出謝眺驚人句可傳山光氳靄萬家遙呼吸窿穹氣自朝風雨三江挈起蟄斗杓八座貫重霄中天龍柱長城倚瀛海蛟門巨壑超清興登樓元不涉太平煙火樂魚樵

嘉慶六年奉

諭旨郡縣各建專祠祀典與關帝廟埒春秋致祭陳志祠案

內屏山堂建於宋嘉定中帥臣馬柄郡人應熠記之其制

堂舊三楹今合爲一閣其上奉文昌神閣後有亭曰迎秀南有軒兩楹閣之前爲牆牆有門門以外舊有月臺方丈許卽其址擴之甃石興築亦建閣於其上曰養正廣與文昌閣等經始於道光十二年十月其工材則郭侯滄章實鳩庀之落成之歲爲十五年六月也光緒六年里人朱景遜王忠恕兩房重修采訪冊

倉帝祠前在梓潼山魁星閣右側同治壬戌克復縣城後移至迎秀亭舊爲文武殿遺址采訪冊

姚燮頌

四太混初黑頭顓思合三所眹可識可羅九頭五龍合額連遁欲噴代令不設帑瓠穆穆帝頡凌駕項倍顴挺加蚪並明麗目靈寶金鉤受真天籙演以啓傳正形自然龍溜模象科斗蜓蜓蹝而得散十六奎躔撏輿索緯明繫聰鐫形領誼包璣殼而變太極因昷儀象充萬聿之爲書相札爲券指掌勞臚君誉民憲憲章

昭大警理揆倫綜之棐胥外範无垠暫用者償帝不受
究訏揚者譔帝亶任恩九男拓圍狎神守圖三一攝道
玉堂閟符緝閏辰放知生几遂祿蠡光域臈曠皮茹元
奄運徂未劉歷弧帝適嵎之而萌其華考中皇結繩經
繹綿緒葛天權天幣綜數會祇誦疇陬蒼牙易蔚雲鴕
述山文昭儀貫埏墉銳激苞儀九鷁惟帝倣之以搊爾
隤味邱索既亡六籍斯舉堯舜文武有褰有序于以承
之周莲孔符六合灌膂圖三龤五實艱帝之光克纘厥
緒迺周而降語謠日紛雖龍炙蝶肆斛汨倫破折詛律
曲莫深文攬亂自壐齒齬猖措實帷帝之罪人斧然陽
品鐫嵩罔蝕戟衆載防江河胡寨萬妙騁羅帝均
其極於皇鎂哉式而則哉背賊背遵曙能測哉

陳志

梁氏八先生郭張二先生祠梓山闕後今廢稾

陳夢蓮記

一代更姓改物之上必有抗節死事之臣非析骸權骨則闔門焚稽亦曰臣節固然以媿醜顏而事仇若然未有以臣弑君以叔冢姪以忠貞為奸黨如文皇之赤十族而烹鼎膏妻孥給宰之慘酷者也幸高帝有靈讓皇得出於跪道顧使撫從亡之二十二人亦不能脫萬死於一生乃其給資糧覓停居適相應援者則吾邑之梁臣玉梁冏玉以醫梁臣用梁中節四先生之功居多嵩先生之行事載在吾學編續藏書奇祕錄

存褻什諸書得載梁氏八人其四逸其名而劉玉捐睞
錄又有郭良張安國二人確有所撥歷今三百年而里
人不傳其姓名邑乘莫載其里居始而奪於固威繼而
拘於忌諱故老遺黎胄未有道忠節而表道烈如黃綠
方鐵之爭光日月也者適黃棘方鐵諸賢後則錫謚贈
蔭予祭立廟而忠烈亘古今以赫奕顧十先生之澤沒
如故幸也諸耆傳記載其遺事耳不然十先生之忠魂
等於補鍋河西備之埋名遁迹後之學者亦孰從而知
邑先達之與猴山並峽者乎豈天下之死節有幸不幸
十先生之死不及諸賢潤鼎齒劍之烈烈哉第先生之
心固非徒以一死報國也推其志捍主於艱冀有與復
之計濟則君之霑不濟則繼以死浸假而先生不死如
文臣之爲胡爲金爲解武臣之爲李爲盛爲平始相仇
繼相附終不死於罪或亦僅保脩位而己烏能如先生
之一姓八人或死於或闕或死於山死於海依依故主
不計滅族不問身後問明委貲不二之節較之赤族支
解不相上下猶夫或以或死歸於仁則一也今學者覽
抗節死事之書未嘗奴擊節贊歎獨是吾鄉有梁氏八
人補忠錄又載郭與不二人而邑志不列後裔無存烝
嘗莫逮良足悲矣雖張十先生之忠義貫日月塞天地
不可泯滅也十先生然風烈頭廉懦立興起人心益不
可泯滅也而況潛德幽光固有歷久而終不可磨滅者

歟嗟嗟先生之驅可槩可滅而史書紀載歷千百年而愈出今吾邑南七十里有梁家廟土人相傳爲梁氏故里徒令人欷歔憑弔於荒壘蔓草間迴憶析骸撰骨闔門焚縊恍然如覩節概凡建文死事諸臣郡邑皆立祠而獨爲缺典蓮嘗偕同庠某某以專祠請於黃令令詳郡守曰可先是某捐資闢梓山閣後三楹以奉武安王今欲即其右而俎豆焉其面則臨大江怒濤澎湃海山屏障巘巖嶙巉十先生之峻節與流峙同永亦足以妥其靈爽矣

張懋延記 靖難時吾邑盡節者多有其人而梁氏爲尤盛其見勝朝典彙從亡錄載梁氏三人吾學編載以氏門人額蔵書稱梁氏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素梁忠義相勛建文既遜國相率變姓名遜去要皆本之王詔忠賢奇祕錄詔松陽人錄中有梁四先生贊其贊田玉曰忠臣行儒台釋知我其誰至寶淪後人行可垂贊艮玉曰忠臣蹇卷遵彼消僦書祝市莫以壼簪屯如遺如哀此陸沈贊艮用日相彼柏舟載浮載沈中流誓楫懷我好音或完我族或明我心贊中節曰禦言導引號散林阜顏波莫撓使我心勞存裒什有形梁田玉詩忠賢奇祕錄誰傳田玉完名存簡編同逐亂離髡髮去不應零落棄希賢弔梁艮王詩

紫薇花變玉堂瀛海外生涯擲士書不信同時花下客
五陵煙草倚胸蹈中梁艮用詩風波不與世浮沈摯楫
濤翻誓此心懸有寥均遺根在共垂青淚入江深弔梁
中節詩黃冠痛飲古鄉違國難從教自昔悲二于故弔鄉
歸未得種桃何處亦相攜按勝朝典彙梁田玉定海人
官至郎中靖難兵入金陵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為僧
避去梁中節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元經靖難後
與郭艮棄官同走出京城為道士入山去梁艮用亦定
海人父子兄弟人人同仕於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
去艮用去為舟師已而死於水或云梁氏父子兄弟為
舟師投水死者五人梁艮玉中書舍人梁中節族也靖
難後決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南海
寓市肆鬻書為業以死忠節錄郭艮亦定海
人所云二子故鄉歸未得者同弔郭艮故也

魁星閣在文廟東首不知昉自何時後為颶風所圮康熙
年間令周家齊拓其址更新之冊 采訪

謝兆昌記 予考漢書地理志奎婁為魯分野蓋奎主
文章故聖賢之生其鄉為甚盛康熙乙丑我
皇上鑾輿東巡親祀先聖於闕里國有禎符星在降婁
光華垂燦楚中周侯以丙寅秋中令吾定海自其視篆

之初輒以人文爲先務今年春上丁釋菜禮成其歷階而望以爲泮宮東南宜莪然峻起爲此地賢才利其鋒穎且風氣所迴旋也前人豈無議及此者乎博士諸子衿皆言舊有魁星閣十年以來興風因領石儼尚存久待更新侯日更新之則吾長吏事也所闈棟楹瓦甓丹至之屬其費茂何閣廣高幾尋丈也其而勢覩故址乎抑與形家議之也梓材宜遠致乎抑斷閩崗販或有浮雕至者乎陶與石取諸郊捌山麓乎諏干支之吉與善經始名抑何人之可任也子衿具言材所爲良楷梃埴所爲精猶人財泉某能擀此侯日甚善若金鏤則用吾月倖外或未驟大夫君子仗成之方練日以庀事鳩衆而商船載木泊江詩工師繩尺之圖徑皆中度木長且堅美邑人父老謂游濱蓮斥眡以來越東治室久不視杉自南來矣令君加意與學作事謀始商旅不招而至吉執甚焉蹟虔既就三月甲午拜祀升梁晨雞初鳴旌鐘木動晴空月茲星牛將中纖雲木未棄有霽露士庶來觀歌舞仆舞自季春以懸新秋閣成而落之侯手書傍其上日奎星閣字書古勁得唐人遺法像則肖斗魁仍其舊也盡侯讀朱史而記當時五緝集全宿數百年間臣備名賢比肩接踵今年丁卯歲次適與之合侯之用意盡如此然則治行如侯豈瓶於簿書期會欲其勤敏以俯能者乎侯名家齊字二南由貢生湖廣安陸人張

博士袷孝廉錢塘人沈博士節貢士嘉興人口口許銓
精於晳度蕭厥成爲例得附書閣之初構也諸子衿與
予剡東竣則屬文記之系以詩者志喜也其■日曉邑
扶系海疆可接作水鏡中景映孃蝶牟有芙蕖其葉漬
渭子衿抱書其來徐徐學爲名家器爲國華如王在羮
含輝無瑕賢侯莊止楚材秀起採侯胸中當於經史其
經伊何推風及雅其史伊何惟班及馬嘗稽宋初五星
連珠克生多賢兆見於奎侯有若菁新閣之上季海誠
懸雅意臨仿方縧女牆方栽叢柱學道愛人惠我于弟
子弟親訪侯則造之子弟敬業侯則勞之侯語子弟文

章日新以照青蔡以獻紫宸閣成臨
朓川環水外四望晴川作我襟帶
謝泰宗詩　斗魁七政玉衛齊兩兩參成筐載西天下
圖書東壁府彥林司祿北辰躋三能邑正明良會七澤
古看湖海低何事裴成茶蜀像乞將有造斗杓提飛翬
閣建流虹洛幹井雲垂車蕭棲側耳歌結三百里因風
蹀跋九千路龍賓慧業元香守鳳閣鴻文太
乙藜身傍紫薇窮碧落朱衣爲爾指前述
張袷詩　鎮海學麗門之東奎宿高峙透碧峯風雨歲
久蒼莽中目攝手搖難爲功凌香近漢來周公指顧而
辨應鳳龍譬輪有輔張有弓其樂只且光
融融雲霞千里傳清風楚天浙水笙壕同

沈節做唐人無韁領體云　海邦旣奠安日維興文治
文質時彬彬學行相繼起兆　茲黌宮東越崇尊星位嫩
皆之令精光燦哉寶上帝文章之府景福方來余協於
周君旣卜且勤毋敢或怠以祈庥邑士之聲聞人咸曰於
不丕承承於億斯
年以德以思

洋山廟縣東北五里山在昌國縣之東北海中唐大中間
黃治記其廟案黃治宋問當作建人以爲隋煬帝建炎四年車駕幸
海道加封其二妃曰惠曰順夫人曰明德此別廟也是年
燈於兵紹興五年重建寶慶志縣東北半里餘儒學西嘉靖志
謝泰宗記　邑治之東北學宮之西有廟祀神曰洋山
廟神冕旒委裘衛統之絃縱南面而朝諸侯廟祀故向西
爲門三楹殿如之制度狹小僅足奉香燈無狀土地常秩
以供瞻祀廟祝居於其下者三數百戶遷佐尸饔飯失
其日者數矣奚暇爲謀漏淫計梁木壞而不問松楠墜而
誰與如匪行邁謀築室之無成勞也實逗遛余室往時
禱錠支斜之背無弗余家自出茲崩弛階壞者過半廟
鶩露處而尖其素余家昆季豈敢以往爲解奈其旁莫

敢任者有比隣傳應聘者里中太邱也慨然以締構爲己任卸故材易新材凡十有一月而告成塗塈之茨丹獲之煥卹神靈亦若革貌而改觀者傳子有功於是廟哉有功於境內之民也夫民歲朝朔望率男婦膜拜宇下以祈殺遮熱膏遮育老幼之無天闕嗟札男女之無厲疫災禍莫不並走其望鄉神之誕降鐘鼓噌吰荼獻不職祝純蹤之多福亦日神禳惟休和平矢音也豈其數椽弗畢令暴風霪雨數與禰明爲難毋乃我囚境小民實負關德借口奉執事之不閉開亦何定居之有乎夫神固不能自舉其嗣也卿降殃降祥陰受其轉移神亦將徐有所待冀我蕭惡始善終以曉蓋也若登年以載其毒怒其而振譴州及乎是傳于不憚蚤暮括据以成之也及考廟所從來邑乘但記宋建炎中建而其神則爲隋煬帝相傳漁船泛舟海中有地名洋山者淼冥靈靈波撼拍天舉頭見空中有袞晃垂旅者自言隋煬帝睨爾等於厄漁商歸而祀之矣然乎否與記自故老郎文獻不足徵而其檣乎無翁者似乎有據之談且神既著迹洋山俾漁船無失所是亦有功於祈望者也今大禁方嚴海王之國鹽筴廢而數呰不入汙池鰥寡罔蓋徒望洋抱歎神其獸翦此寇焉與民復樂利之業而享有齋糊血食不獨此一方民矣

謝泰宗詩 煬帝江都自返眞忽來海上駕明神迷樓
酒滿長春館錦纜晴牽蓬島濱護國風濤千里涱庇民
香篆一椽新拜瞻筵几增
虔恭不覺櫰題沉宿塵
附寶慶昌國縣志祥山廟原文洋山廟東北海中唐大
中四年建黄貫治記云海賈有見羽衛森列空中者自稱
隋煬帝神遊此山俾立祠宇建炎四年車駕幸海道以
煬帝不可加封特封其二妃爲惠妃順妃大人爲明德
夫人敎藏於廟近方刻石又載知衢州袁甫記紹熙元
年令王阮修縣志謂神遊之說不經然寇之欲掠也必
卜焉弗吉卽散並海之民賴之故久而不廢或又云煬
帝迹不至此陳稜伐流求國廟於昫山岱山或因其臣
祀其君如長沙祀定
王并祀高文二帝也
國朝咸豐八年六月里人集衆捐貲以謝泰履祀地助入
廟基增設臺門址更擴焉 采訪冊
眞武宮縣東北半里鼓樓鎭右鐘樓峙左歲以三月三日
爲神誕雨暘弗若文武吏士禱於廟

國初殿柟崩時大師在海神見夢於裨將某罔知爲帝君及拜像得之因以檽柟首舉里人咸撤新之殿後閣上塑玉清元始天尊像 天愚集

謝泰宗玉淸閣記

邑治東北更設眞武帝宮鼓樓震於右鐘樓時於左儼具龍虎吟嘯之象歲以三月三日爲神誕地方父老羣醵祭賽歌舞宴飲以娛神意雨暘弗若則文武吏士禱於宇下以祈脫併膈之患以其奉上帝命往鎭北方統攝元武之位得以尊收令自行矣然合玄見則貴是任而蜿蜒勿與焉惟繫靈所載旱禱之術閒諸陽縱諸陰實於神有厚望焉屬殿柟之報崩也大師在海神見夢於某偏裨偏裨罔知爲帝君及索像得之以其檽自舉也殿故二尉殿後餘甌脫地圍六七丈許鄉之人聚而謀曰以殿之肇革鳥飛也後無繼焉猶爲孤處郎茲二三廟祝奉香楮於斯貨睥神廬求精氣之合須顧於形家言以久延其苾祀亦我諸里老之福也郎帝神其亦有退業遊息之所不特地之荒蕪是惜不郎詠茅縱孤窟螻螢藉豐草爲長林依卑豺爲朋黨不亦礙明神而貽我里老羞乎相與治錢鑄傳茶麥薅止也則鳩工庀材以爲閣庶幾望殿脊而高卑不

致縣甚又謀所以位其上者迦釋大士乎源流之不問
以爲非我族類爲又豈無儒門先哲足羽儀當世振起
斯民之爾儒者無奈草木之臭味有別即天門諸神是
將挾風述驂虬駕碍儘驂而呼召齊字符者夫惡足與
天帝商夫擬人於其倫神亦猶是也無已則塑玉清元
始天尊像於閣上乎或道首仙班致不甚乎甚矣夫
里父老善附其說也本以崇大茲宮用宏資而巍房
高閣之是類以爲前若後毋或相失而風之藉庇雲
爽之互收猶若甄陶於一氣是殿與閣異而同功殊
形而共制者乎今誰謂神武勇猛而五干言之不可與
知誰謂功成自月飛昇而青羊肆之不可相訪則夫八
十一嵗而始出胎與夫修煉四十三年而始成道者共
一攻苦也哉蓋天清元始天尊師上清太上道君太清
太上老君世稱三清擬釋迦三身而分言之其實一老
子也老君生而白首足踏三五手握十文爲九丹八石
度世法以至絕較逡化役使鬼神之術無不畢具何靈
異出帝君以淨業國太于生而神哲祭徽知遠其遇邪
魔必欲除之務書是嗣志修煉者也老君易姓名無世
不出或號元中法師或號金闕帝君或廣成子支邑先
生黃石公河上公愿增其行矣帝越東海元紫虛元習
授以道祕又人武當山修煉獲神人授寶劍奉天帝命
往鎮北方謁坎離眞精建皂纛旗統攝元武之位功行

豈易滿者哉共一度世法或道德經或驅邪劍囑之度世耳總是三宮正一法而流發心性與役使鬼神不越三宮正一耳若似有是殿不可無是闕以配者甚矣異老之善附其說也

謝泰宗眞武宮雨禱詩　無奈高穹竟若何似嫌黎庶此方多海東未有含冤女境內誰驅炎魃魔請到再三神已賣哭聲嘽緩反成歌元冥黑帝天生水安得焦乾比愛河

庚桑祠在濠橋上祀明署縣安世鳳郡人居隆有碑記今圮唐令志稾

旗纛廟在衛治內東嘉靖志

馬王廟招寶山下雍正年間移演武廳東北乾隆志祭馬祖先牧神廟定以春秋仲月甲戌庚日禮志旁供參將李大倫銅保像陳志稾同治壬戌兵燹後燬采訪冊

謝泰宗記　王者定三華隱五刃則馬之爲用利哉既習其用不得不勤其養而推原所自出以借休於冥助

則吉日之詩所云既伯既禱者是也在天文房爲天駟辰則大火又蠶爲龍精月値大火故原蠶有禁謂其與馬同氣天駟星爲之祖其以戊之日爲吉日戊剛日也外事用剛哉實以馬生於午稟火氣而生故以剛日爲吉日也若蠶然立廟設像而尸或祝之則後人治習之廄也今觀其像則馬面而人身或是靈固若是乎不經觀者見以爲怪矣北邊不塞校德嗣武孫武子生而犢騎是習若故民時獲馬之用既勤其養又推所自出以崇奉其先俾保育而蕪瘠疾不特師中然也在昔七監二十六蒞鄉在廿肅九邊諸處其地水草良於馬而潔誠獻享以奉馬祖卽陸之慮號日馬王其仰賴者大故尊敬者崇若依之爲物賈綱慈者故老相治以爲神像如是卽家論戶曉不求深解惟知時至禱求相率爲蕊芬之供而再濱處者慈足以詩之大將軍前川張公畜官私騎計三千匹居一歲而耗乏者將乎公一怪之以屬馬爵對日不宜於牧地也公恍然謂斯天所以責我者深哉謂我享其利而忘其本貓鼠向有迎祀靈場之役千里寔尸者誰爲政也於是擇演武廳西偏之極處庀村爲厠以土禍祀一門爲間一殿爲三間値東營房上頭而彈壓於是士也庶幾神之有靈校人其弗倦於六馬之屬矣其祭則以五月五日爲神冀行享禮酒以火日也我海濱之民又惡足以知之哉稽古周禮春祭馬

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是四時皆有祭也牧政寓焉且其祭各有位號不但渾稱曰馬王也馬祖之外有牧則始乘馬者矣牧之外有社臧僕謂善馭若王良造父者又有馬步者謂如諸術耗神欲加害於十二閑之政教不得不禱祀以免之也乃今第歲一舉繁簡禮既不同又無位號之各別但渾稱其神曰馬王豈馬頭爲王之王原非有所加隆於其稱者哉且執駒則嫻習其步猶教駛之政而攻特崗爲其蹄齧而使之就範於餵馬介倪於月題今建是廟而祀之者亦將以訓廄人圉師掌教是職者不忘斯義乎夫牧馬之政在周十六井出馬一匹天子提封百萬井有戎馬四萬匹盡養於民盛世則然哉漢則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宋初牧之在官纔畜之於民又市之於戎狄明朝兼用之散之內地者卽宋戶馬之令牧之邊地者餉唐監牧之制設茶馬於川陝猶宋氏之戎狄也惟

興朝盡以馬給將士而官養之西北諸民竟忘保馬之苦且生則報數死不責償但馬蹄覆驗而已圉政何寬恤哉而公惟疆場之役是競競也則利於其用而無敢遺所自爾若夫猪槽不可飼馬石灰不可泥槽既汗不得繫門牧夫知之矣然我海瘠民顧益驚之也第知有龍王廟何知有馬王廟馬固以龍爲友與公之馭是馬

猶駕是龍何海波之弗靖也哉

它山廟在縣北半里祀唐節令王元暐宋乾道時敕賜廟曰遺德寶慶三年封善政侯曹府志

國朝嘉慶六年

敕封孚惠王舊係西向二十一年拓地面南陳志稾

廣德王廟舊額東海助順孚聖廣德威濟王廟在縣東北五里宋元豐元年詔議大夫安燾起居舍人陳睦奉使高麗還十一月請建廟敕封淵聖廣德王崇甯二年賜額崇

聖宮大觀四年加封助順二字仍建風雨二神殿於左右宣和五年又加顯靈二字封風神曰甯順侯雨神曰甯濟侯且撥賜官田五頃皆因高麗使囘奏請也廟碑知制誥

鄧潤甫譔知明州王誨書建炎四年車駕幸海道二月十日有旨改封助順佑聖淵德顯靈王廟燬於兵紹興二年重建乾道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賜今封東海於祀典甚尊淳化二年因祕書監李至言祀東海廣德王於萊州南渡以來萊州道絕乾道詔書加東海二字於封爵之上正祀典也每歲春秋及郊祀告報必降祝文書嗣皇帝某謹遣臣某官某昭告於某神非常祀比矣初賜宮額本以奉神歲度道士俾主香火宣和五年道士乃請淵德觀額紹興間重建遂祀神於廊廡以觀爲主而神附之甚失朝廷崇奉之意會道士告觀廡將圮郡爲聞於朝寶慶三年守胡榘以颶風猛雨交作又舉唐孔戣薦馨南海故事申請

專置廟宇得祠牒一十有五郡增給緡錢且勸率士夫民旅助之統制司輟瀕海房廊十五間之址拓築海塗面東迎洋立殿三閎翼以夾室風雨神立殿前之東西拜謁有庭獻官有位門閈高宏拱護嚴翼時紹定元年也寶慶志

案廟燬於兵火光緒己卯年重建仍以淵德觀爲

領見寺觀

龍王殿在淵德觀之西見寶慶志縣治圖今廢陳志稾

火神廟在縣北二里乾隆四十四年令周樽建陳志稾

周樽記 神之爲靈昭昭也而火之於人則尤有神而若淌者觀夫以此養生即以此蹈死以此利用即以此成災倘所謂神者不宜如是耶

聖天子懷柔百神求民之莫凡所爲扶危而恤患者皆先事而爲之防及事而爲之救而格於皇天百神擁護

蒞茲土者其可不仰體

聖心成民而致力於神乎夫神所以佑民者也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宜其錫茲祉福惠我無疆矣顧何以見於春秋有若司鐸之火桓僖之災也然猶曰人事爲之耳乃至鳥鳴於亳社星孛於辰西又非盡人事之爲而天變之不可測者矣雖然天變不可知而人力則大可恃昔廉叔度不禁火而民安作人皆悅歌曰叔度來何暮劉昆爲江陵令禱於神而天沛然下雨以滅息之夫人之可以格神而神之可以回天也久矣鎮邑地瀆江海偶有火作卽苦融風燎原之勢不可嚮邇夫帑辛荐奔竄惻然傷之每思叔度之才而效劉昆之應圉非徒以儲水備蒙除道行燬畢乃事也且夫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故祝融爲火正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祝爲貴神國有大禘於是崇之今鎮邑向無神廟則將於何祀之而於何崇之耶予因爲之量基址成棟宇正北方之位而安南離之宮既捐俸爲創始而集衆紳士以落成之不踰月而竣復得國學顧生國庶捐田二畝爲神誕設供之需契交戶總書收執流傳薦祭而祀事庶崇廢墜則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火不爲災民不罷病其庶可以答

聖天子崇祀恤民之意乎爰爲之歌以祀之其辭曰稽古河圖素籥咸括火之生成地二天七載考洛書大二曰火性惟炎上序乃司夏光分於日陽附於陰熒惑列

家徵管垂首守茲職者祇融之神烈而生畏尊而不親翬飛鳥革輪奐斯崇亭祀不忒典禮攸隆壽諸貞珉守而勿失以康兆民以燦萬物顧生一則嚴寶田一畝七分土名五畝逵計二契一則嚴寵田三分無契土名六畝逵俱著戶總書收租薪祭乾隆己亥歲九月

魯公輸子祠在火神廟後光緒三年新建采訪冊

朱懋濟記　客有手鏝來告曰吾曹執業不忘所自始亦木本水源意也古有公輸子名班者見於經傳孔孟亟稱之他邑皆隆廟祀惟鎮海無聞焉春秋俎豆歲無定所殊為缺典前人有其志而未逮後人艱於貲而未遑子盡為先聲之舉乎余韙其崇報之心誠且篤允其請而玉成之乃相度閒曠地於縣城北隅卜吉書券公贖立衆爰庀材搆工而董其役而說者曰上古穴居野處自有巢氏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為宮室祖今梓匠獨崇祀班師吾竊惑焉余曰唯唯否否經與非權與於宣聖而自漢以來歷代帝王奉為師表豈不以道集大成其功倍於前聖也哉班師以規矩繩墨之法傳於後世官府造作者舍其法不能成方圓精其技可以勒工名形上與形下大小雖殊而報本之道一也從而祀之復奚疑歲在戊寅九月殿宇落成輪焉奐焉黝堊一新為

正屋五楹爲門三星符其數中建舞樓周圍繚以垣墉門臨池水約醵金三千餘緡大半出於手民廟貌雖未崇峻而堅緻牢實期於久長吾知神所憑依將在是而永永歆格焉屬余記其巔末以示來者余嘉其有志竟成而樂爲一言鐫於麗牲之石時則同事助資者例得備書於碑陰

廣濟林王廟在縣北二里又別廟在鎮隅七畐神姓林名友直瑞安人乾隆志 自宋元來歷封忠武孚佑昭惠廣濟王載東甌記廟爲明初所建至今屢著靈異節略

周樽記 蓋余既治鎮之三年凡所爲壇壝祠廟之設次第興復以祭法繩之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歲終神士鄭汝義等有爲余請日城北有廣濟王神能禦大災捍大患護國佑民屢昭顯應今廟圯非所以答幽冥也余亟捐貲勸募庀工修造踰月告竣門庭階廡悉擴其舊神士因請余記其事余嘗考之邑乘舊碑並東甌記載錄其畧曰神姓林行四名三益字友直浙之瑞安人生於宋熙甯戊申五月初四日嘗憩永豐橋亭面發赤汗流浹背人問其故乃日吾方在海捍船甚勞數日後榕城舶商踵門以謝人益信其神繼有遭賊劫者牽衆力

拒中矢不顧賊懼潛退少頃語人曰吾翌日逝爲神矣
及期沐浴更衣端坐而逝有司聞於上立廟東郭咸淯
初詔封廣濟侯元至元丁丑鄰寇剿掠勢張甚俄而神
戚顯赫有大旂見於雲端賊黨奔逃邑賴以甯道至正
戊申朔洸民假道人閩發氣傳染死者抗藉鄰侯禱於
廟民保無恙未幾州倅李愷漕運出海波濤沿舟衆號
神護佑風[illegible]頭息事閩於朝封昭惠廣濟公癸卯冬猛
虎入城衆[illegible]敢攖知州趙榮祖禱於神虎伏殿前受嶷
上聞之加封忠武乎惠廣濟王東甌之所記者如此明
初鎮始立[illegible]城北隅顏日林四郎廟有越人趙姓者好
義而貧之潮神贈百金使之貿易屬以獲十還本到鎮
城北問林門[illegible]可也後果獲利持金至鎮不見有林四
郎其人者及到勛見扁額神相駭然於郎乃神之靈因
設祭修殿以去崇瀕間海潮洶湧入城民有沈竈之惠
邑令郡督學總鎮赴廟新禱湧節止
國朝康熙二十六年城守劉公潮成功捐倖修理并建聽
潮蒋於刷後前令唐鴻舉作記勒石更顏日廣濟王廟
舊碑之所載者如此乾隆十二年秋風潮大作塘潰人
城舉邑若狂夜見北城上有神燈往來須臾風轉潮平
前令王公[illegible]彌上其事於憲巡撫方公劉承扁日明光
上下春秋崇祀志之所增者又如此夫神之顯應也二
見於宋四見於元二見於明而又一見於我

朝撫今稽昔神之所以捍災禦患者豈有盡哉余雖陋不敢辭因爲之記其事而作歌以祀之其辭曰神昔顧然來帝旁誕生水國東甌鄉仗義扶危莫參商擊賊摧多身益强乘風變化人蒼茫詔許立廟祀馨香魂魄剛教御陰陽爲東效順蛟龍藏驅殺猛虎如烹羊神靈連蜿下海瘞依民護國建非常手捍洪濤惠澤長殘碑姓名流芬芳北隅耿耿作有光神靈照耀天際翔銀山高捲波不揚千秋志乘煥文章丹楹畫棟蓋我觴春秋蘭菊普薦方承宣

帝德歲蒸嘗乾隆四十五年仲秋　祀户北民田二畝一分六釐六毫零民地一畝六分六釐九毫零

義火祠在城北月德菴前乾隆辛卯年邑民錢世彩捐貲建嘉慶二十四年首事謝文運費茂泮捐貲拓地重修增建堂室陳志稾　同治壬戌兵燹後邑人捐貲重修采訪冊

李蓀渭記　吾邑之有義火祠前知鎮海縣事滇南周侯所創建也周侯兩宰鎮海時在乾隆中年越至於今已八十載邑人須侯之德不衰謂其葺武廟移忠勇祠以及修龍王宮林府瀾浦兩廟與夫造同善塔新火神

廟整義愛祠創千丈塘並增置書院育火等有此諸善政也而不知義火之有祠亦侯爲之倡鎮地瀕海貧乏者多賃屋以居泊乎遷徙他所宗祖神祐相隨以出有不幸至於絕滅者居既屬之他人勢又不能安置往往將之寄頓廟寺凌雜淆亂莫問誰何此不特抱餒而之痛抑且有無歸之歎矣侯知之慨然曰是豈可以無居停之所耶侯以視人之禮視鬼以視存之禮視亡爰捐廉相地於月德庵之旁建屋三楹凡無主之香火均得人焉名之日義火祠存與滅繼絕意也里之父老謂飲水知源宜肖周旋之像位於其中嘉慶道光間祠宇傾圯屢經修葺並贖其地之售於人者咸豐歲有好義者又於祠之外各建屋三楹中祀土地神基址較舊擴充落成之日僉云不可無記屬余譔文議其緣起如此侯諱樽字壽南號眉亭雲南昆明縣人由舉人仕至安徽布政司使布政使

三元廟在拱辰門內乾隆志同治壬戌兵燬八年里人柴振玉等捐資重建旁設城隍行宮采訪冊

完者都元帥祠在縣西北坊隅嘉靖志今廢簡要志

邱府志案曰完者都蒙古人襲世爵佩金虎符鎮慶元路涉獵經史剛斷有謀在職凡二十年營戍鎮嶴島寇出風帆服每視曰小萬戶飛將軍願無再過也臨政一以公道力行不疑有司畏憚不敢毫髮厲民以禮化俗天歷中拜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前職如故至正五年以疾卒兵民相弔繪像以祭焉

晏公廟縣南半里祀海神乾隆志又別廟在清川門外與雙吉菴鄰冊采訪元晏戍仔江西清江縣人元初轄文錦於上都因而尸解人以爲神立祠祀之後顯應江湖間明洪武初封平浪侯浙江通志

梓宮廟縣西北二百步龍家衖今稱宋帝行宮乾隆志廟中有古柏二宋南渡時物也里人謝闇祚有詠柏七絶鄭朝宋謝書祚張懋延和詩三章俱詳古蹟

國朝同治壬戌兵燬克復後里人捐貲重建大殿光緒四年里人方爾標林沛堯朱懋賡又建門樓五間采訪冊

張懋延蛟川詩話有居辰州甬東江北歌詩云夫差破後已亡吳會説淸江駐舳艫惟有輅臨𣽈自昔干門落日自啼烏按輅林邑西賈鄉村名成化志載路林所謂村以娃名如孔浦白沙半路張與輅臨相近之類是也分志改作黟林亦泥於近有麑鵝村耳越諴吳甬東之封已爲文徵所沮自後推宋高祖破孫恩於浹口然北詩倘屬將軍也宋高宗爲金人所逼實幸吾邑宋史斯載帝乘樓船次定海縣是矣然則輅林當稱輅臨豈游以址明那

王公祠在縣土地祠內祀邑令王夢弼陳志槖

陳景沛案曰王公有功於邑奉祀宜也魏令右曾自嘉慶三年莅任歷俸九載訟無大小視可斂賄者多寡盡取毫無德政足以傳誦去任之年行私惠於紳吏以徼名譽遂援修塘一端置產植碑并設像與王公並座涇渭莫分後之秉筆者勿混入循吏傳中

靜波廟在縣西三十步至正志　一名薛將軍廟世傳唐將薛仁貴征遼道經於此撫安人民後鄉人立行祠焉成化府志　喬孫淮東安撫使居實重修宋高宗航海賜額靜波嘉靖志

義愛祠在縣治西靜波廟左祀明邑令時偕行龔彝

國朝乾隆十六年邑令王夢弼查丈祠址歸靜波廟祝藝

蔬以助香火東西各十五弓南北各十二弓計地七分五釐乾隆志四十四年邑令周樗重建邑人感其德設像並祀焉陳志葉

士民公立碑記鎮稱古定萬歷十四年時公借行爲定邑侯民祠之崇禎時滇南龔公來令定譚彝和梅其宇也亦嗣而奉之且各有紀績示垂不朽沿及國初時公嗣迄邑人徙遺像合祠於冀額日義愛由來已久今則棟宇氳折無一存者因就靜波廟中爲兩邑侯計託所焉而祠址舊基歸廟祀蔑逮我周侯蒞止間考志乘旁收輿論謂是古名宦也盛德不可蒞民祀不可後捐以清倖命颶工庀材仍建舊址離治西三十步俾後之有位者切近縣側成知風勵用意固甚深厚某等忝居隸下因念民俗所闢首在士行而士行所習斷惟學校時公之創舉射圖葺公之修整殿廡皆爲學校謀久遠我侯既勤州機而復廢課社以鼓諸生不猶此意耶且夫士安於學者民艱於農水利不興則田苗不質督令濟河築浹修塘使道饑無聞野輸恐後而餉有餘糧以視設法賑齊全活黎庶之時公爲何若也以視鎮兵告餉怨期脫巾趨郡而策畢騎之冀邑侯又何若

也爰折義愛特附生祠鼎足而三焉或有謂葺武廟建
忠勇祠以及林府瀏浦龍王宮等處俱費經營嗚呼是
皆有功德於民者也夫獨不與重建義愛祠同一熱腸
乎斯何異千丈塘大有橋種種要區歷經意注爲阻獻
蓄洩無失濟河所推暨及澤流枯骨倡同善塔而復卜
地西北隅置火神殿以護生居此則更爲守牧者所未
經見也不揣譾陋爲文以記並樹碑以傳後之去思云
公姓周諱壽南號眉亭滇南人由舉人出身鄉試同考
官兩次宰鎮三任今陞同
知乾隆四十五年孟秋月

助海顯靈侯廟縣西半里侯姓孔象山縣董翁浦人諱嗣
鄒行第七志操剛烈爲鄉里所憚咸不敢斥其名侯死有
富都監巡吏劉贇夢侯告曰上帝錄吾生平之善命爲此
境神姓名已籍於水府而吾屍泛濫沙浦君能收而穸之
且創數楹俾有棲托必爲民利贇訪其屍果如所夢乃卽
所居地葬而祠之錢氏有吳越靜海鎮將以排筏航海驚

禱危甚夢侯許以冥祐順風而濟既歸乃立廟於鎮兵部侍郎皮光業記之宋建炎中車駕幸海道賜號顯靈寶慶志

國朝道光十五年里人金子城等重修採訪冊

陳景沛案曰寶慶志額曰顯靈乾隆志作顯應又象山志神係唐咸通時人

又案廟碑有神遺詩云關津扼要獨乘乾萬丈冲霄劍氣寒百行総須由孝立功勳切莫等閒看

孫韓二公祠在助海廟大門西首祀參將孫登科韓未詳孫號榮菴正白旗人康熙三年任城守參將有恩綱戶民造祀田十一畝有奇為每歲二月誕辰慶祝資韓並祀焉乾隆志

忠嘉威烈惠濟廣靈王廟縣西北三百步宋宣和五年方臘之亂郡邑岌岌賴神助得免邑人於是請立廟後燬於兵紹興六年重建寶慶志俗呼爲大廟乾隆志

國朝同治壬戌燬於兵燹光緒四年監生金錚募捐復建采訪冊

乾道圖經鮑郎名蓋後漢鄮邑人爲縣吏縣嘗俾捧檄入京留家疏飲踰月不行縣方詰責已而得報章果上達審究賛然無死葬月三十年忽夢詣妻曰吾當更生盍開吾冢妻疑不信再夢如初乃發冢啟其尸儼然如生第無氣息耳貝器完潔凝然不滅賞亦不銷郡人聚觀咸怪神之立祠以祀梁六道間有奴號名益誕倡誘羣盜有衆三千號奴抄兵寇會稽永嘉臨海海鹽並海郡邑咸被其害官軍屢遂擊不勝賊勢益張定海襄侯蕭祇爲刺史神忽見形因巫語祇願助討賊祇乃施帷帳迎神置於譙門形甚隱而言與人接越三日告去語祇曰當以八月十三日破賊奴抄果以是日至餘姚舟膠於江衆陷於淖潰潰如醉官軍悉縶縛之若拾遺然祇奏

其異武帝遣增大祠宇日以益盛唐聖曆二年縣令柳惠古徙祠於縣會昌中刺史張次宗嘗撰記皇朝崇寧二年尚書豐稷奏明州鮑君永泰王廟額犯哲宗皇帝陵名乞改額內永泰二字爲靈應敕如其請政和八年太守徽猷閣待制樓异以雨暘頻時有禱輒應奏請王爵加封濟王宣和四年太守直龍圖閣李友聞因睦寇竊發驚擾鄞邦本州終獲保全繫王之功奏請加封於是加威烈二字六年侍郎路允廸使高麗舟船安濟奏請再加忠嘉二字建炎四年車駕巡幸奉敕加廣靈二字今稱靈應忠嘉威烈惠濟廣靈王

樓扶記畧王姓鮑諱蓋其先東漢鄭邑人春秋鮑叔顯於齊西漢有宣與兩龔同傳至永昱事光武世爲司隸王其苗裔也初二親顧天祈嗣母晝疑夢吞日有娠在胎三歲晉泰始三年九月望日而王始生祥光燭室與前夢協命兼名曰圖既冠美鬚眉容貌秀偉平生賦性沖粹器度宏遠語言慷慨敬老慈幼恤貧彰弧好游俠任氣節以擊弋禽爲樂見山中石以爲鹿而射之既中視之則石也因名之爲鹿山

元壇廟縣西三百步小南門內嘉靖志

渦浦廟縣西一里世傳神漢時人爲邑民捍海歿後祀之

乃縣七鄉之首廟俗稱爲塞淵浦 乾隆志

楊使廟在縣西長營衕相傳神誕在八月十六日 乾隆志

三皇廟在縣東至元三年尹張輔建 至正志 元史成宗始命郡縣通祀三皇明洪武四年以天下通祀三皇爲瀆郡守王璡毀六邑三皇廟今已廢 備志

應至翁記天地果何始乎自生人始也生人果何始乎自有聖人始也天地非生人不立生人非聖人不成粵若稽古渾淪初判爲荒未除獸與人雜人與鬼俱心傷猛鷙目駭罔象無爪牙以搏噬無毛羽鱗介以禦寒暑燥溼結繩不可以久治毛血不可以久茹也晦則有若太昊炎帝有熊氏三人聖繼作通而變之神而化之設其飲食制其貨財別其物儀作其什器取能使信弱能使強柬能使溫飢能使嘗穊能使粲粺能使揚遂能使獲鑿能使宅居能使遠止能使行震能使篨絲能使藏易十三卦所謂前民用者伊誰之力哉後世聖人慕而像之奉而祀之所以崇德報功示民有初也國朝壹函夏仿古制飭郡縣廟祀惟謹於是祠宇被四海輪奐光

六合矣定海邑錄歲元為郡重鎮海外眾番所觀聽廟
宇獨缺有司每嘗祠事郎縣曉著為壇置方明焉吏民
術製以為故常牲且弗謁祼薦無節神明弗享至元再
改元之第三歲在丁丑六月縣尹大梁張輔宇友仁賓
來南臺侍御史湖南憲使莊簡容菴公之子清白傳家
之裔端方有守而瞻於文詞優於事業教懲州縣所至
有廉能聲樹碑勒銘先後相望下車以家門無私謂惟
訪崗謠俗人民所便利諸所廢陛以次與稱端緒具見
乃作而歎日習陋俗愚閩令強趨不示以初末能有字
舉曠典重崇祀隆條宇以副上意以勸民庸以棘邊方
之視聽事不在慈相倣縣東北招賞之陽揭偉絲以為
之偕內而察吏外而諸司庶職下而士民之好義驅助
更費者翁然而應市材備工一如其直不求豐焉經始
於是歲十有二月甲午越明年之三月廟成民不知役
官無重費歷凡五間地闢若干尺深若干尺門廡則既
底法而力未逮姑侯來者未幾新薦時事物備有加於
先神人具真於是邑人謀勒石以垂永久徵辭於奎翁
自惟職燕文學不得以材劣辭謹案春秋二時釋奠三
皇禮祀大成孔聖之載在六籍炳如日星似無待乎雨
極之奠而始尊也皇風未泯僅載三墳而百篇之定不
及錄焉使廟祀不立千載而下道何由而尊則夫任茲
責者宜不後於大成侯之汲汲於此知為政之本矣後

之繼者徇非智侯之意哉遂序其巔末系之以詩曰厥初生人泯泯棼棼不有聖哲誰開見聞大哉皇猷模糊一範設功妙造化德照日月我朝師古設之經祠郡邑爲一何獨此遺廢興有時循環罔極張侯爲政匪徐匪棘紀綱旣布治功聿成期返淳風作此廟廷蠢蠢茲民是儀是式庸示不忘麗牲有石

城外

風神殿在縣城東門外攔江埠衛頭建巡道周彥生祠於其側今賃爲夷居神與栗主俱毀采訪冊

周彥記　蓋聞經國教民莫重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粵稽周禮風雨並列禮於六宗同爲望祀漢唐以降於有廟有壇壇祀以合廟祀以分郡縣之有風神廟始於宋大中祥符間嗣是有報有祈祈以弭害報以昭德春秋二仲有司祭於壇民間報賽止及於廟禮有分合祀有升降其義然也鎮海爲東浙門戶海湖瀾涌溝瀆匯流展畝縱橫居民莫麗商船雲集百貨雜陳物產旣饒生計自足然而非風宣和膏雨不降非風布惠嘉禾不生非風助順帆檣不張風之所繫豈淺鮮與道光乙末孟秋月朔風颶告異達旦速飈拔木毀垣瓦壁撑捲海

水起立島嶼動搖蕩析流亡遍及原野余於八月觀察四明邑令皆已先請賑厚卹鳩集鴻嗸且請以擱江埠陸地建立風神廟余嘉其用意之誠警天災而重民瘼記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而況風之為烈呼吸響應感召其神相與捐俸而落成焉營宇既定秩祀有常乃溯自風侯風伯風師而以八風為之配其詞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至橫塞大空靜翕動闢呼吸闔通蒸雲作雨掀峯爐紅和調玉燭怒撞金鏞不蒙曰聖物阜財豐作廟以祀在縣城東梓材樸斵登築垣牖甃茨丹䕶峻宇巍宮几筵既設籩豆斯崇春秋報賽祇肅蘋蘩神其默鑒衷答昭融日暄雨潤成造化功

龍神廟在縣東鎮遠門外二里雍正五年敕封涵元昭泰鎮海龍神發帑銀二千五百兩創建祠宇八年知縣張珽奉文建造正殿供奉蛟門龍神牌位兩廡安設歷潭烏沙竈井桃花釣巖箬雷陳山灌門嬴嶼李家堰天井峯北雪十二龍神牌位並各塑神像每歲春秋邑

命率同僚屬致祭 浙江通志

欽定祭文

維

神德洋寰海澤潤蒼生允襄水土之神經流順軌廣濟泉源之用膏雨及時績奏安瀾占大川之利涉功資育物欣庶類之蕃昌仰藉

神庥宜隆報享謹遵祀典式協良辰敬布几筵肅陳牲幣

李衛記 甯波爲浙江首郡其屬鎭海距海十里山曰蛟門巍巖聳峙環鎭海口潮汐吞吐波濤歕湧最稱險要傳其下爲老龍窟宅其興雲雨以潤澤生民著靈異以捍禦災患父老歷歷能道之鎭邑士民屢荷庥廕思欲仰邀

聖恩錫之封號彰厥績以垂不朽余案龍神之績顯於

前代者不具述惟我

本朝順治八年大帥征討舟山艤艦出蛟門風浪恬息逮至螺頭門忽雲霧蔽空使逆不及備遂破降之其餘孽蟠踞海島每乘風犯境龍輒波騰浪激俾不得前以致卒就殲滅是我師克復舟山海疆肅清龍實與有功也雍正二年秋颶風暴發海潮奔溢浸灌鎭民自分魚

灘矣既而潮忽漸退居民登候濤山望見龍身橫截海中潮因之不能入是時沿海多被漂溺而鎮獨安堵無恙是又為龍神捍禦保障之功也用允鎮民之籲請於
朝蒙
恩特敕日兩元照泰鎮海龍神旋發帑金卜邑鎮遠門之東立廟崇祀暈飛跂翼美輪奐焉復於郡屬山川若雁潭鳥沙緩井桃花鈞巖箬雷陳山灌門嶴嶼李家壇
天井峯北雩諸龍神施惠於民者配位兩廡以廣
聖恩均得亭祀勿替夫向者望洋以祭疎而不親今則
廟貌崇嚴得所憑依且沐封號恩以寵優渥龍神之效靈以維護斯土者宜益力豈直風雨以時年書大有而已哉廟之作鳩工於雍正八年四月落成於九年三月郡守曹秉仁來乞余文紀諸石因識其歲月俾後人無忘創始且以知
聖主之念切民依苟有利於民祀雖僻處海隅而皆不遺恩寵若是司民牧者其亦知所觀感也夫

又包家灣龍神在慈谿界乾隆三年知縣王鈞詳請附祀

滙源潭龍神八年知縣楊玉生詳請附祀聖井龍神十二年知縣王夢弼詳請附祀乾隆志

樞密承旨卞公祠堂至正二十六年子朝列大夫卞肅同知府事痛父名頁死王事於巾子山下爲立祠作記延祐志

祠在招寶山下成化府志今已廢備志

陳景沛案曰乾隆志誤書二十八年

東嶽行宮縣東北招寶山下嘉靖志宋紹興八年道士季知孟建元大德六年教所請今額曰旌信朝元宮又陳山行宮縣南五里宋道士高囦明建已廢東嶽行宮縣南七十五里海晏之穿山元至大三年道士劉侚寬建澥浦行宮縣西北六十里宋乾道六年道士錢時晦建延祐志又別廟在東管鄉漢塘市嘉靖志又別廟在靈巖鄉石湫又別廟在大碶頭下關聖殿之東陳志 招寶山下之東嶽行宮

國朝道光辛丑夷毀後捐資建造 采訪冊

李恭渭記 鎮海東嶽行宮在招寶山麓宋紹興間始建自宋至今八百餘載矣其間屢經修廢廟貌常新道光庚子辛丑間英夷佔定海宮保余提軍爲堵禦計鎮重兵於是地其後英夷闖入而東嶽行宮遂罹焚如之咸豐收復之三年布政司使理問徐蘭畬奉大吏檄監修威遠城善後各事宜公暇親履其地見大頹垣敗瓦間已鞠爲茂草惄心傷爰是倡議勸捐重建請於鹿陳兩觀察咸以爲可鳩工庀材築室若干楹堂寬室密視舊制有加約費若干緡越數月工竣行宮左側有三義祠三楹亦次第鼎新之招寶山巔後有關帝像碑爲戴文進寫其碑陰立相則馬遠筆也吾鄉譚金石者奉爲至寶兵燹之後均歸斷裂徐君別求搨本急將重勒諸石此尤盛德事矣獨念徐君歷任方始所著懋績浙之人嘗歌頌不朽而其經營吾邑先有足志者是不可以不記也徐君名徵江蘇金匱人

正氣堂在昭忠祠後三間供奉列朝鄉先正殉難栗主凡有專祠暨已入忠義祠者概從略 采訪冊

桃變記

昔陳思王有言曰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是倦拳拳貞石磐砥在恆然後攝幘梟行罔避艱忍事刃嗟血稜威不磨甘心爲沸鼎之魚飛幕之燕若夫厄構陽九上崚下顯熱心纓紼陵滅大諸將以竄桀時之豪僬耶而獨有人者棘身跡耆捨目淵潛尚蟬蛻於囂埃矢堙駿以茹擕冰玉其質在逞不縉之二者徇足以奮栄播香激揚積俗故嵇侍中之血可以濺衣張仲蔚之嵩不鈕於徑吾邑自唐置望海鎮以來扶輿東與勍寇時發漂崗之修拔籍可陳曹元思之焚敝陳子華之絕粒其嗷嗷已其或猥巷管驅榮叨一命責無守城之重心懷匹夫之仁捶宛陷戈衛營伏劍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至於飲江流之漪託嚴居之閟冠殺求餌韜景益深曹放齋著書不赴奸召劉夢軒種藥苦如儒生砥狂禍之流棲浮雲之志於是師黎者謝塵械纏躅者況虛舟抱素居貞惟其選也以忠義如彼以介節如此而令其墨陽授首長強翰海之魂春藏搴芳莫表西山之恨亦誰之告皈邑人士乃新邑東城侯壽山下僧廬曇鄂堂故址奉栗上合祀之凡有專祠暨已入忠義鄉賢諸祠者慨從譽簡而無藍信而有徵顏日正氣蓋有取乎湘靈之騷與文山之歌也鳴呼青天終古愴招搖之不芒白雲在空慕飛鴻之奚弋爰系以迎送神之詞日陽耿耿元精符澤有泖衣何霨翩朱鳥光白榆六合坦心無

嶼向桀桀爲騶吾彼㛹㛹告號輸阮之睠鑒之隅拭鍔
擬吞鵬鑊一寸地丹臘塗礪堅石何衙衙任所何鮮有
踰大布袖清風俱崇而遨縈其持外萬物厠傻𤷾汰咄
皆歸岵崘崑山委姣以姝集椒庭軒薆衢人澗植天常
扶卓煌煌揚戩戩蒼蚪翼旌元鼉抱菘箕騎斗旁來旰
運際龍戰開黃虞柴燎夾廟牲當除恒茲肹蠁昭𩫖乎

附栗主官爵姓名
宋起居郎秘書少監陳公茂
宋承直郎楚州錄事參軍贈通直郎曹公孝先
明梁公良用
明中書舍人梁公良玉
明中書舍人梁公中節
明刑部郎中梁公田玉
明梁氏父子兄弟
明工部郎中張公安國
明中書舍人郭公良
明正千戶陳公睦
明衞指揮使艾公敬
明衞指揮使劉公鑒
明布衣楊一公
明定海衞百戶劉公夢祥
明增廣生戎公良翰

明布衣姚公思敬
明布衣胡公滚
明定海衛軍葉七公
明舟山所百戶邢公國泰
明舉人順慶府同知贈尚寶司卿洪公應科
明定海衛百戶贈都督僉事陳公大綱
明諸生襲指揮使陳公應鵾
明衛指揮僉事贈指揮同知樊公懋
明邑庠生吏部郎中張公鳴喈
明舟山衛所百戶陳公表
明邑庠生贈檢討毅烈華公夏
明邑廩生謝公泰階
明邑庠生艾公蓮時
明邑廩生謝公泰臻
明賢良方正陳公昌統
明義士胡公沛
明副貢生鄭公端明
明選拔貢生候選同知邵公似歐
明歲貢生孝定先生薛公士珩
明邑廩生邵公似雍
明布衣范公兆芝
明布衣陳公王賓

明布衣周公西
皇清威遠將軍陸公定國
皇清儒生張公君旨
皇清義民鄭公道馨
皇清石浦營守備世襲雲騎尉劉公朝元

昭忠祠在東嶽宮側
國朝咸豐四年甲寅八月落成祀殉難制府裕謙總兵謝
朝恩縣丞李向陽把總金璽祔以同時本營外營武弁兵
勇陣亡者勒碑記事提督善祿創捐者民倪本壎等十二
人勸捐建祠每年逢八月二十六日爲裕謙殉節期醵錢
祀焉正室三楹祠前東西兩小室設陣亡兵卒栗主祠後
向北三間曰退思所東北三間曰正氣堂基址長方形南
北縱計二十三丈四尺東西橫計四丈三尺祠東地七尺

爲堂之出入處西南祠旁餘地橫計五尺西北傍正氣堂

餘地橫計一丈六尺　采訪冊

姚燮記　道光二十有一年歲辛丑八月二十有六日

海夷陷鎮邑兩江總督裕公謙海南狼山鎮總兵謝公

朝恩邑把總金公璽丞李公向陽殉難死士民欽其節

建昭忠祠於邑東郊招寶山之陽配以同時兵弁與死

者禮也徵燮爲記丹諸石俾後之謁祠者有考燮惟明

存亡之義者無臨難苟免之心死社稷則祀之爲曠代

不易之與故張長史睢陽之廟祔以許南揚節毅成都

之祠從之史郭疾輸首忽雲旅往來晝構既崇精爽斯

託已隸溺英吃黎之肆逆獠我海疆者數年竈茲不臣

陸渾抗命鯨方驅於粵海豨復突於浙東大奚之殤末

招西蘭之潮已血馬校尉不作誰賊羌無弋之頭李總

管已歸孰斷吐谷渾之臂先是庚子春

天子震怒齋宿卜吉

命我兩江總督臣裕爲大帥

賜之節鉞

授以機宜

諭其馳驛明州急爲剿辦蓋李崇深忱素嫻民瘼休璟

諳練久爲

上知也甫下車鎮邑逆夷乘未備遣酋長以詭詞餂公
公不聽縛酋懸諸竿射而剝之夷懼揚帆遁焉李廣射
匈奴之騎上郡危解柳玭剔蕃人之尸臨涇寇遁法令
必伸
天威乃著誓以霆激雹掃一揮盡殲上抒
寇憂下蘇民困倚眉草敷目懾海隼犹戈茹櫱夢騎天
狼故公之在鎮者一載有奇剛而能廉肅而能峻敏而
能斷譽而能周與將士同苦甘於賞罰昭明慎而東浙
之民方將從韋孝寬以掘塹倚檀道濟爲長城詎知虒
雲走天敗軍之氣以兆氛梟讙夜神州之陸欲沈昌國
再陷三鎮授命遂使荷堅號熾長驅而逼郭城麗萌醆
張引軍而闕酒水公乃登障數馬升壇敵牲而孤城之
懸已如卵危羣志之怯復同齒靡河橋之旗來折潼關
之騎多逃崔將軍稱上閣跡臣覓拔黍而退奔烏鎰嚴
縣官本刑隊下走敢素轀而遠出平陵揭攜然如朽拉
枯摧紛紛者類狐蹌鼠竄鐵隨傾而黃流夾石車發而
赤機飛而公於此既雖爲王畯之誓天復莫效李廉之
禱火傷哉宋鳥促秀丁欲墮之魂嗟此青山仗建業房
軍之守時淮餘狼山鎮謝公固壘金雖獨當一而待鑿
凶門而出下有額淵欲屯高砦以防上無險壁廣固之
援兵已斷平涼之甕卒方騎七十劍破於一身三十里
雖爲退舍遂使峥嶸溫序類朱循之之在圍可憐沆溉

虞世與讜王承而同死蘊把總金公佐謝公以拒戰同
被害於時也嗚呼啖籤潰防天吳肆虐殺耆者片刻飛
戮雲崩韓藉者千八暴骸阜積鄉使謝公者手能砥桂
力可迴瀾逐孫悲於決川碟下彪於巾山十尖閩而十
盪至廊清卓月之殄死地生而危地存抵既阜闕之隘
奚望宋金剛之隊不去汾州何無忌之師竟蹄桑落是
難掌也殆有天乎而榕公於此以爲大局如斯藐弱奚
屬敢握已無寸柄左右不過數人忍寄活於亡命兒之
肩天受癡於操鐵家之筆因爲之冠裂嘗毀而北拜稽
仰天蒼蒼呼臣負負鞭刀已失鴆酒何來羅痛淚以倉
皇失危心以堅白素車末陟遊從予背而遊清流一亂
往攬靈均之袂則公之投池以殉也其屬官負之出匿
於舟江行抵姚邑公既蘇卒仰藥而死鳴呼大星其隕
標風不迴蹠命無渝全操岡玷縱先彰之元末喪毅何
減於易雄謂常山之舌故存烈終過於來毅
賜諡靖節鄭典有加而公復何憾乎若李公一丞耳非
有守士之貴者城既陷升堂自諡
上閔其節贈以五品銜並蔭其後如制則又碩果蒙泉
無愧於疾風勁草者賦從容含笑顏色如生白水鑑之
清赤眉望之避霄不必辭祭酒襲勝無負於國恩官不
必居侍中炭帆早葬其一死猶彼策驊驥健馬挾印西
逃伏蝹轅輕車摘冠南遡者胡不閭焉警悔焉惡也嗚

乎二十年縣尹名爵棧豆之駒一萬里昆州路絕滇穹
之雁又足哀已是宜墜素螞之壁藻文杏之梁魏神興
出入之門啟仙馬憑依之座鑿祀不武灑括維虔集紹
宗許穆於一堂英風可挹陛渠勒烏崑於境外瀚海長
清聊仿蔡伯呰之撰詞以備范蔚宗之作傳將天地孫
之正氣星嶽無遷亦山川澤以忠魂雲雷皆北也祠經
始於咸豐三年歲癸丑六月越歲甲寅八月始落成費
紹若干皆鑰自邑之好義者具詳碑陰有足徵巳系之
以銘曰泰壹上堡泰媼下炎而以生著名以死成上覆
下戴生英死穴死而酋生與元降升至元無形返焉至
貞貞琨太樸貞樹冬青地軸何杇天柱何傾慈宅而監
茲形而聲襄
皇郅治福民太平設裘在庭懸弓任楹有
遼有鋤載嘗載蒸浩乎蕩古觀此東瀛

附粟主官爵姓名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兩江總督靖節裕公謙
江南狼山鎮總兵世襲雲騎尉謝公朝恩
廣東署新安都司世襲雲騎尉程公步韓
護理金華協提標後營游擊世襲雲騎尉重公祥
台州協左營守備世襲雲騎尉李公雲龍
甯海營千總世襲雲騎尉陳公慶三
黃巖鎮標左營千總世襲雲騎尉王公萬龍

鎮海縣縣丞世襲雲騎尉李公向陽
鎮海營把總世襲雲騎尉金公[illegible]
浙江提標中營把總世襲雲騎尉岳公承泰
黃巖鎮標右營把總世襲雲騎尉解公天培

同仁堂在昭忠祠東牆外二間列總兵牟大寅知縣王夢弼李壽榛參將沈鴻憲劉光明栗圭參將沈鴻憲撥鎮關六圖後所提標右營附城營曠田十五畝四分又撥招寶山麓礮臺下魚漕營隙地各一方招寶山麓營地址界東至礮臺下除臺基餘地四弓外計七十八弓五分四釐西至虎皮塘計四十八弓五分三釐南至東門衙頭石路計六十三弓二分八釐北至招寶山礮計六十三弓二分八釐合數共計拾陸畝七分五釐二毫以贍春秋祀事倪本壕等十二人輪流司事同治十一年劉光明復撥城北藥局四圍曠地壹百五𠅩移縣立案以益祠祀之費采訪冊

靖海營祠在東北城外二里舊名海神壇正德時改祭江

亭嘉靖間都督盧鏜展築營堡環二百四十丈增建舍宇六十餘楹爲海口屯戍祈祀海神之所因名嘉靖志已廢備志

都督盧公祠在縣東北二里明嘉靖四十一年爲都督盧鏜建浙江通志

翁大立記　都督北山盧公樹勳海上五十餘年矣公以年踰七十請老於朝上方以趙充國馬伏波往公未允所請而濱海士民恐公一旦懸車亟謀肖公貌爲祠尸祝於是定海令何君愈以士民之意來請予文予與公共事數年蓋知公者莫予爲稔乃何君則曰公以鎮守總兵開府定海視招寶屹立東隅襟江帶海爲明越外戶誠壁壘其上建牙耀兵則舟山烈港馬蹟長塗諸山棊置星羅發兵游徼指顧間耳遂壘石爲城署其名曰威遠其下爲轅門又即並海竺山谷鑄火器若干座而以戰艦布海上表數數重經界規摹偉哉遠矣用是倭奴震恐無敢窺我明越今年突甬洋者公又督兵逖之斬馘數百級時方倚公長城而公忽言去故有是舉予曰君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將者以正設險以奇料敵國初制禦島夷宣威海徼惟湯信國善用正劉廣

甯舊用奇公兼有之足以游外諸夷憚公威名已非一日今君所言正也以予所將記又何其奇哉昔歲甲寅渠魁蕭顯據巢上海我兵遇之敗北了時以參政背備蘇松諸公援巢公部兵千人有為七哨以善伏者持火入巢中公庵前哨稍卻故意公卻空巢擒公韓領間巢中火起喊佰須尖稼衙衍窮遂去追斬殺千級勒兵還城子盛陳金帛半酒衙衙公以次須賞被劍者擇淤吮之眾兪惑翦了乃偃公追試公日未出賊劍其必日行數百里我兵羈之黃不得食是兩斃也彼見我兵不追當人蔡江空擒中黃延殘息我間道褒之筌中魚貫言訖忽稱百夫長一人前跪數之日兩遊令不前罪當死郎斬首以列眾旅服栗已而謀者巢知公言公至蔡江架飛橋戰壘中賊拜力向我我兵已捲其因壘上矣賊大創鉤殺有遺仔奔海窩廿里亭公度賊飢甚遣人詐為亭長坎偃剥兩輒先掊以岉之賊果亂卧夜乃縱火悉從殄滅嚴丙授有賊數干百掠慈谿奕咸池匿將窺我姚江矣兵憲許君就予問計予乃致書於公公果選善夷語者數十人被服作倭奴狀操漁船持鳥銃而來令許君盛陳兵西詩給倭奴日官兵甚銃我雖得舟無能濟也出沒萑葦開以銃挽擊賊啞啞道死者甚眾猶以為許君飛擊之不虞為盧公也郎日驅出海公已伏兵五嶼洋中仔斬殆盡歲丁巳叛酋汪直引倭奴吁

餘突入岑江求互市遠近洶洶總督梅林胡公檄公同計公乃親詣賊所諭爲推誠先給其假子毛烈納款軍門胡公亦如計延見輯前啗以重利遣烈還報直直果束身而至遂成擒東南禍本自茲剪拔以烈斯三事觀之苛矣又聞公雙嶼江王江涇金塘山白水洋三爿沙等處俘斬大捷其事尤奇他如初傳烏銃以爲中國之長技創設乍浦兵船以爲浙西之雄鎮尤爲萬世不朽之功嗟乎公身經數百戰前後俘斬萬餘級海上之勳無踰公者昔信國封公勝胄封伯朝廷今以兩者待公公胡遽言去也公名鏜別號北山以處州衛指揮起家其子相有父風隨陣身先士卒嘗擒賊酋辛五郎以功授處州衛世襲指揮僉事尋擢儀眞守備父子一時豐功偉烈照耀海內亦古今之所難得者歟

總制胡公祠縣東二里威遠城內明嘉靖三十八年邑令陳正道建祀總督軍門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胡宗憲嘉靖志又別廟在邱洋雁門嶺下乾隆志

張時徹平倭記皇帝臨御之三十一載歲在壬子倭寇越境肆掠郡邑大騷當事者狃於恬嬉按兵觀望莫

有發一矢以捍賊塵者皇帝赫怒爰命元戎秉鉞虎符四發材官雲馳亦罔克膺揚蕩滌妖氛失律喪師坐吏議而齒劍者踵相接也皇帝曰咨是大辱國何以師爲盡擇才御史夙著風献者往監督之其可梅林胡公實來選徒簡相率先戎行兵威丕振數以膺功上奏闕下皇帝熹悅屢降綸音錫之爵命不二年而進巡撫與總督公感非常之遇厲匪躬之忠揮金募士設畫宣奇蓋無日不討於軍賓往徉彼甲鼓發決宝死於鋒籌之間戮其左犬與不用命者於是三軍震肅人百其競有浦之捷有龕山之捷有仙居之捷有王江澤之捷有家莊之捷有柯橋之捷有舟山之捷其餘逐北追奔搜而掩擊者不可勝計賊益望風撓魄乃嵗丁已叛人汪直夾諸倭會以來詐言款逡以要互市包藏禍心何我備弛逞其毒焰公預洞隙伏因其間而用之陽示羈糜陰道里中素所善後者誘而致之麾下納於闔林疏請躬提師旅盡殲餘孽賊旣失桀魁計出無何乃遁入岑江幸援須臾無死岑江固山海奧區也天塹凌空叢箐薇日我兵環而圍之水連艨艟陸伏貔虎盡絕其薪粟之路於時又有他寇料聚死黨虎瞰鴟張航海來援氣吞溟渤公曰賊鋒甚銳不可遏也逮其未合而誘之此成擒耳乃使間諜給之曰直方互市若等亦有所利乎賊疑信未定遽以偏師襲之一殲之於普陀再殲之

於朱家尖無一人得脫者賊用大術悉火其輜重潛徙
於白泉翁聚榛莽斷寨殘徑自謀治舟以逸無復逞志
乃挑選精銳分爲數單迭出而肄之賊困不得休飢不
得食相杭藉以死其餘孽未盡者乘濤夜遁諸將奉公
風戒伏兵四集追而擊之斬馘若干俘獲若干海波澄
清疆境甯謠露布星馳捷書上報道路歡呼日庶幾復
見天日矣緡紳士大夫交相慶勞歌頌與焉某屬公知
愛覩此盛美不酋身親爲之爰失蹶詞用章大伐公自
戊午三月視師海上迄十一月乃罷而定海實惟駐節
之所涖持巡海副使譚君綸郡守周公希哲命邑令陳
紀陳正道勒石招寶之巔以昭於永丞其嗣曰皇祖開
甚九服威熙放牛歸馬守在邊陲十聖繼統風括物嬉
外國來賓惴德用綏氐戎羌國貢有常期物大霆作防
久斯嫛蔡茲狡寇擾我東隅神州鼎沸羽檄雲馳帝命
中丞仗鉞視師臨軒推轂假爾便宜翼翼中丞奮揚武
咸胸中甲兵百萬熊貔宣奇決勝迅若風雷屢戳鯨鱷
京觀封尸殊方震疊反側懷疑直爲扳首稱款來歸要
我互市乞我璽書酒天大憝匿於甘辭電熸其奸多方
羈縻誘以間謀解以金耕致之轅門蘩之牢之餘孽未
靖險阻海隈岑江既破白泉是遁如魚在釜喘息斯須
彊我戈矛間我車徒分番掩擊鼓將搴旂羣醜褫魄獸
駭禽飛乘濤夜遁偷活庶幾號令孔嚴伏兵四馳犄角

窮追靡有孑遺海波不揚妖氛悉除農歌於野商謳於途孰翦荆榛靖我郊衛孰施乳哺鞠我孩雛乃室乃家以耕以漁亘墉屹屹岳賁輝輝誰爲此者御史大夫皇皇神武赫赫廟謨社稷之衛天子是毗光輔中興周虎商伊帝曰汝嘉錫爵分珪太史作頌勒於鼎彝

郡守沈公祠 咸遠城內都督劉顯重建祀前郡守沈愷 嘉靖

張時徹記 招寶山故有太守雲間沈公祠云以兵興倭已而倭患殄滅海宇甯晏氓黎報功乃祠胡令公乃祠海道譚公諭數年乃祠今都督劉公顯用鄉之縉紳先生及長老諸生議復祠沈公祠既成小司馬范公欽憲副錢公嶧別駕包君大魁參軍包君大中郡縣諸學生盧子叔麟沈子明臣十數輩僉然造焉丐余文碑之謂余嘗主復祠議且知公治狀甚悉余雖不文所以復祠之議不可不使之章白於世故不讓而爲之碑曰余於沈公之守甯也有餘思焉其去甯垂二十餘稔謳歌於五邑老猶一日茲記可以俾徽乎其祠於甯者三蓋皆報當時覆露之德也惟茲寶山之祠則尤不可已何則昔霍氏之謀漢也當其事未發時有茂陵徐生上書

言之宜少抑制帝不以爲然後其勢漸逼其謀漸著然
後力起而詠之乃大封拜其告奸者而前所上書茂曖
生不與焉故人有爲詠以聞者曰焦頭爛領爲上客曲
突從薪無恩澤乃始求上書徐生賞之事故有然者而
今茲卑也得無似平當嘉靖工寘癸卯之間潭閩之人
與番船奸商貿販方物往來絡擇於游上其時邊岻蓋
亦有奸關出入者公方爲厲禁犯輒遣法律無遺誅矣
適武人有欲倖功者以虛聲啟上聽當塗柄兵之人亦
皆好爲生事輒議兵勦爲公獨變形於邑上議沮之其
略日海上之患方以番船爲其然其所欲不過與地方
人負販貿易務違禁網物取息幣耳自愷任事來問死
刑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輯矣然通番非盡
從逆之人番貨非門殺人之物通審下海雖在不原各
有定律要亦未應盜誅也今亦不問所從來緊名日賊
遠爾兵之恐非所以協議安衆也夫六月行師兵家所
忌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令海上船比六七遂與大衆郎
發軍衛巡司義勇漁船蕪民以遲萬一無艮竊發嘯聚
山谷亦不知何以應之況海船非我蔽明甚我衛所哨
軍要皆貧生畏死之人綿力薄材不請戰闕往歲倭寇
再至徵兵應調逗留不進諸號爲統領率皆立馬股栗
愷出死力調度幸而散去且軍衛世受國家參養顧不
詑奮一旦之力有事悉委之義勇憊處夫義勇乃市井

之徒漁船皆納若之輩平日既無祿於官又無忠信之結一旦驅之死地其能不舍舟而走者幾希且海船利於水戰步騎利於陸陣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辟之飛蜂有毒來則拔之入其巢而攫之無乃甚辛螫之禍乎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橫行爲今之計合無明示患諭道之禍禍速之出境上也其夫莫若督出海官兵於關津要險之地嚴爲防守不得發岸地方姦販之徒不得下海則程盡計窮自然遠去如有探知來歷陽爲防禦除與交結故縱者依律治之則愼重而威不褻令行而民不援矣撲賊司民祖恐平民無故祿兵以死萬一差跌則損國之成示人以怯彼將肆然無忌厲階自此長矣慣不致不敢不冒死言之其官軍果有能出奇定畫不費府錢不援窮民生擒於海獨立偉功此又不當以常格論者議上當事者不聽遂出師衆果大潰海道公帑以身免其後番船如汪直陳四盼許二輩輒露刃坐棄舟直入定游關要索酒米牛豕諸物貨而有司一不應輒大諱不已盡不三四年而東南之禍起矣使當時用公議不輕出兵以挑之惟一意修內治彼必畏讋不敢動豈能盡知我虛實肆然無忌如入無人境耶乃今祠胡令公矣祠譚海道矣蓋焦爛之功靡弗酬也而曲突徙薪之策公貫有焉茂菼徐生之貴可後乎不可後乎禮曰先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若沈公者

謂迭施於人否耶祠在譚公之後而胡祠又後數十步
祠之費資出劉將軍別駕方君之渠以覡篆定邑與有力
焉定尹魏君尚大適至共落成之系以詩日賓山崔巍
殿大邦海隅之東陬扶桑飛甍雲矗三公堂前譚後胡
公中央公來刺明二紀蠆德星垂耀流耿光海氛昔起
自徵芒我公炳戣灼先防黑風黯慘吹槐槍武人儆公
弧矢張公乃齋筆騰言昌上讖不聽尸橫偃鯨䲔從茲
态跳梁東南血柔山河長天子赫怒胡譚揚波甯海定
煙銷狼公言得用無死七公言不用羅祠殃追公祠公
蘇烝嘗願公為名垂大荒廟謨國旂永無疆千秋萬禩
貢越裳公祠亦弈海決
決三公騎龍共翱翔

海道譚公祠縣東二里咸遠城內嘉靖四十一年知縣何
愈建祀巡海副使譚綸 嘉靖志

張時徹記　[illegible]下之患莫大乎倭覘不虞而操執匝算
者不與焉故[illegible]虎穴而握兵涉江河而腰弧此其事易
明而其難易[illegible]也乃若河崩於蟻穴而火灼於突薪卽
才勇辟不困[illegible]嗟乎非神智孰能辨此者乎東南倭寇
之患起於積[illegible]是河崩而火灼者也當是時羽書庚馳
梓旋冠掣林[illegible]技擊遍徵於九域而失律喪師者邇相

接也天子憂之博咨才碩以任驅馳而梅林胡公實專節鉞時則有若巡海副使譚公綸文武兼資有若都督同知盧公鏜[illegible]嫻韜略固三軍之貔虎而海數之長城也挾同仇之義入則抒籌帷幄出則率先戎行旌麾所指折醜若遺[illegible]露布而奏膚功者盡未可一二數也已而相與議曰夫弧矢威暴金湯設險古先聖王豈其棄德而逞志於[illegible]或捍遙於未發蔽蔽於末渤識知保太平遏亂略非[illegible]其道無由也又況稀棄退突擾援不窮者哉今夫定海海濡嶴區蓋鯨鯢之國而烽燧之交也招寶實奠其區則江海之咽喉而郡治之門戶也去縣城百武而近賊如登而據其上飛破其下則縣城瓴甓碎耳即寇船尾鄉而入亦何以制之語有之曰百丈之山而賊佯得遊其上五丈之城而塞季不敢犯也誠爲戰守計者宜莫如城招寶俾乃以其意裁於胡公公輒報諾十日鳩工塹隆培圮開鑿山道二百餘丈爲雉堞一百六十七爲東西門二上搆樓櫓爲海神祠下爲戍屋四十餘楹爲架放發貢厥二力取於軍隙財取於漁稅而經營藏率則盧公實肩之工始於庚申春凡三越月而告成屯戍卒其中扼海口以壓敵衝與縣城蓄居齒攝也其外益兵聲布戰艦諸威敵物器崇不畢具賊人即鳥舉不能度也於是文武吏士歡騰鼓舞以爲更生之賜乃爲祠以祀胡公已復爲祠祀譚盧二公翬飛

鳥革翬霞出沒於螢棟波濤翔舞於徐楹眞世所謂瑤
橐貝闕也縣尹何君愈身保障之責鼓比翼之功而始
終宣力爲多乃又屬余文以章鵠伐則應日斯役也余
蓋散贊其事云何則圖之卻雞豚也不侍壺奴之玨碌
而侍椽撒之卑樊家之架猛獸也不在操戈負等而在
四周之屏故苞桑繫泰復隍成否此其道則然耳濱海
之區其爲要害也多矣國初建設塹堅調兵置成蓋種
種悉也水平日久積以玩恣幸嚴棄不講矣始議所漏
者又莫有出一算籌之卽籌也亦莫之爲理諸沉塹便
利賊皆得覘而據之而我望風壺氣倉皇驅德卒以嘗
銳鋒膚能格平故賊少入逆我則小蚴大入則大鯽非
惟擘闕之不力亦其所乘之勢然也乃加采濤江如川
沙窟如劉家河如舟山加岑江如柯柳諸所若先賊未
入扼險置戍賊惡得據爲巢穴至壓大衆久而不克乎
然彼猶守在潘離也招寶則門戶矣無招贊則無縣無
縣則無部而可弗亟平茲城也狡寇寂謀堡黎安堵功
德於吾民至宏遠矣兵志曰上兵伐謀久曰善歸者不
戰其三君丁之謂乎祠而祀之夫誅曰不宜已而巡海
副使劉公應箕篭至閱武犒士升高縱覽謂盧公曰扼
險樹防斯策之上者平余與公當圖所未竟矣乃系以
詞曰赫赫王化靡逆不流薄海內外控如綴蘇蠶茲璧
頹不分爲譬播我積聚敗我來年圍掠貨貝是任是舟

華都麗宅鞠爲墟邱皇帝赫怒簡茲壯猷矯矯虎臣公
侯好仇乃膺推轂秉鉞紆籌矯乃弓矢礪乃戈矛旣折
其醜復執其酋膺功載奏皇是用襃帝曰勞之臣曰罔
休維茲招寶維郡咽喉易扼之吭蔦伐之謀乃城乃堞
金湯是倬威彼不逞億萬貔貅殲厥遺育忭舞道周撫
我黔赤蔭我田疇伊誰之賜廟貌孔修二三元戎是度
是鳩無忠不燭無言不酬新宮奕奕合祀悠
悠何以報之乃黍乃菘何以獻之百千斯秋

報功祠在威遠城內凡三間左間祀明太子太保總督胡
宗憲都督同知總兵俞大猷太子少保左都督戚繼光巡
視海道副使譚綸郡守沈愷右間祀明都督盧鏜
國朝浙江提督壯烈伯李長庚寶山志
案胡盧譚沈四公本有專祠分建於威遠城內傾
圮之後祔祀於天王殿道光二十五年邑令黄維
同建此祠以祀四公并俞戚李三公合祀焉

天后宮在招寶山下元至正十六年建嘉靖志歲久傾圯
國朝雍正十二年參將張光龍候補守備張君佐主議浙
閩商人重建於南薰門外基地係邑生陳學詩捐乾隆六
年紳士李七瀛等請於知縣楊玉生詳請咨部每歲春秋
照龍神廟致祭又別廟在崇邱一都竺山下乾隆志又別廟
在威遠城望海樓陳志案聖妃宮招寶山下一在陳山一在
石湫一在澥浦備要志

案康熙二十三年後海禁旣弛閩粵商賈輻湊海
中屢著靈異神姓林氏興化莆田都巡君之季女
生時神異能力拯人患難室居未三十而卒宣和
五年給事中路允廸以八舟使高麗風溺其七獨

允廸舟見神女降於檣而免事聞於朝賜廟額曰
順濟紹興二十六年封靈惠夫人嗣封靈惠昭應
夫人又封靈惠昭應崇福夫人淳熙十一年封加
善慶二字宋白靈惠封十五次延祐元年封護國
庇民廣濟明著天妃詳見鄞志程端學記

昭利廟縣東北五里宋宣和五年侍郎路允廸給事傅墨
卿出使高麗涉海有禱由是建廟燬於兵紹興五年重建
寶慶志 今圮乾隆志

羊府廟南熏門外祀唐刺史羊僎舊府志
國朝嘉慶二十一年擴基重建陳志案 咸豐五年里人朱傳
訓等募貲重修廟前舊有池傳訓等濬之欄以石居人賴

焉採訪冊

財神殿南薰門外與羊府廟鄰採訪冊

張相公殿南薰門外唐介志粲祀宋太傅張世傑咸豐初年里人王楚國等募貲重修採訪冊

瀾浦廟南薰門外在張相公殿內同治七年里人重修採訪冊

龍王宮南薰門外祀東海龍神嘉靖四十一年海道宋守志都督盧鏜知縣何愈移建威遠城內更名海神祠國朝康熙四十四年海神祠燬復移像原所乾隆十四年七月颶風祠圮十六年正月重建今呼老龍王宮乾隆志光緒三年里人重修採訪冊

顧公祠南薰門外祀明知縣顧宗孟唐令志桑

辯三省記
令令所稱爲民者非少然多自爲名有善
惟恐不揚及已去又惟恐不傳誦德之石歸然道周遺
愛之祠奕奕相望此當盡若唄與桐民所不能忘抑或
有寬其徵意巧爲附相者也故今於去留之際能無意
爲民者斯已難矣況民貲有其意而能介然持不屑以
爲民如我顧侯者眞民父母也侯蒞邑未甥當事爲疏
調繁仁耔會仁利令已前選不果調而邑之民則恐更
有繁邑復借侯去羣具上治狀謂邑不可一日舍侯者
侯茈日吾不遷不從是爲何名而重辱我訊得主名召
數而韃之已卒伍謗賴侯撫定而臨觀更幸完德侯不
已號粲葉址江訃謀祠侯侯呼與語若輩不聞律禁任
內立俾耶若愛我何乃貽我謔久之諸生復謀梓侯政
侯闓正色拒之日吾愧不戀耳若有之民豈無口而借
舌於木重之災也蓋侯之無意爲名若此然其名績賞
建不朽侯已去亂見思爲樹石寅貲館紀德而意猶無
已更郎城之南術江而祠貌侯像祝屬余記謂侯在邑
余適里居其善狀非余莫能悉也侯材偉識沈器宇凝
定守介而思密遇事敢任然不喜因事立名每遷前美
稼飾成之自非所不得已與所可垂久遠不輕革故及
意所任雖當事不能撓已邑僻小而宿重兵歲時當塗

范師供億繁苦百姓積思息肩不可得會邑多役產前
令黎侯請以十三爲貯器罷役費蘇民困緒未竟而以
憂去左右者乘侯初至以爲不便於官多方肴之侯順
民欲持之力吏爲增補所未備令可久雖已去循未忘
梁苟之恤惟恐或更也邑賦往多宿蠹及黎侯創爲徵
比法守籍者無所施巧數有異議侯一切循故併期會
亦時弛以便民及大籍田賦日察手誓飛詭之弊盡絕
更前所未覩也邑河渠西達慈者濬自時侯西南達鄞
者奢自丁侯嚴久且淤而大江以南則兩侯亦所未及
也侯因早爲併濬而盡地分雜員督之慮其漁民而給
日供寓少餘及河通而百姓吏喜爲不擾蓋侯壹意造
民不以塗耳目論語所稱先勞書所稱無違拂者皆兼
有爲嘗旱祈兩積旬日不應民意亦倦劇因少濡輒罷
禱侯謂如此何以望秋吏禱龍百里外必得尉乃已其
禳離乃上下往來餓權皆官爲給盡自侯在邑未嘗少
費百姓銖粟之供也每嘗簡劾雖道遠不爲頊期第臨
事之暇與道之便以命前驅猝出不意多得事情盡侯
性警敏凡人貌與姓名及筆蹤一經目輒不忘每所摘
發如神明然未始刻爲洗索惟御左右不少假卒得謹
去餘亦兢兢以引退爲幸諸曹既空舍至徒錄直不給
役矣往鹽販受官符者卒倚捕爲姦利符日壑侯熟念
販推苦符刻日故令捕得採權乃覓爲期覩昔三之而

後更符於是販爭受符不數月符積無叢者侯更爲寬
期者五之符遂一日借備無所得利盡侯善必計其約
東下多此郑不若知之也侯勝豫自村而居恪更壽倫
日供不過錢數十文未嘗市[illegible]帛郎所需布素皆平市
或僞嗜自亦隨給不問也邑人因相戒無敗侯云徵科
不少美半鈇守蘇吏白輸解貲無所山侯應日鉄鉄而
稱至兩必行瀛冊容憂聽訟日無齎廢悉手奏成絕不
輕罰餒積穀日領復不足及衣乞又併爲謫貸率齋他
楚費及捐市儈稅補之盡侯遍民如此而於士則少遠
營日士猶叟也近乃緣人自勤朔望講業程藝外不令
得私干乃身家所關又未始不以倘恤衡土隨一日極
長不主宿評淹士獲品題以知名者衆故無間見議不
見議皆服侯善造上而二百年來邑亦若再造學宮之
頹者完縣倘之朽者隨者創廣寅資館之險者斂咸遠
山城與大詰所城傾把者繕且建即東闕古利亦爲經
費惜行違不及親成其餘工小者不勝數邑皆莫知貴
何措與工所出撿此皆他令所難侯則不自以爲難也
其所難盡在獲上方伍講時賞先有所激而借援邊發
憤勢橫燎不可遺時主者意示歲廨涸涸無誰何會侯
身自撫解疑若市德以爲名及給行權前後數貳令以
難侯侯竟行意[illegible]使行者就道邑獲安而餘伍亦賴以
安郡嘗撽侯條闘稅侯以爲污不屑也及不可謝則椎

務寬商以招來商船日臆至甬二時常額外得羨五百
餘金侯悉籍上隸都亦給名不私入侯所爲得稽籍學
宮以此余憾往邑有閒田二百餘畝守欲盡益郡學時
黎侯力爭懟割七十畝爲學田初非郡所得私有也有
如侯拖郡之案而奪其私以爲公此非絕意獲上胡能
無少顧慮焉余故日難也余開侯行日擧卧於道者千
萬人合以儕伍醵錢奉幣進革履乞齧故所御縣示去
思侯臣謗不能得免爲受屬以答其意遂積至百盡以
畱邑藏中或日侯將以示將來侯蹈之美日吾雖欲攜
之而不能盡攜故道之何敢以爲名也此覩昔良吏受
一錢而復投者何以異又侯嘗齎雙鶴麋鹿亦留置邑
併爲著之以並於挂服捐駒之詣焉侯名宗孟字巖叟
蘇州吳縣人萬歷已未進士是冬十一月蒞邑天啓四
年冬十月以計行隨徵入御史臺今以終養歸里祠成
於行之明年又明年余歸而以士民之
意爲之記則天啓六年丙寅冬十月也

報恩祠南薰門外祀明巡撫劉一焜御史李邦華副使秦
道顯知府楊鍾英知縣王本祥邑紳邵輔忠以肯辦上司
供應器具免坊民承值之累立祠祀焉邱府志今圮乾隆志

陳景沛案目邑兩汎上憲按臨苦於供應會有王

姓充織造以賄敗時光祿邵公家居劉撫軍等按

定請沒贓銀爲置器貯庫供給坊民德之

李公祠祀前營游擊李汝能在淸川門外裔孫宅內裔孫

國珍世守其祀案陳志

浙江水師左路鎮標前營游府李公德政碑記公諱汝能號桂吾陝西榆林衛官籍其頌曰伊惟我公隴西將選橫槊橫江金陵屹奠常辰奏□演黔邦殷舊淮甸聲蛟津帝簡元老壯猷冠冕諸弁偉略覃敷威名遐扇虎口□□鯨鯢席捲洪波□若開左歎佇挾纊投醪恩育普徧細柳□雀苻革而對揚王休誕膺宸眷爵公爵侯吉甫宣燕七載豐功士民瞻戀勒諸貞□千秋永傳康熙戊申歲孟冬月合邑紳士兵民同建

神農殿在向辰門外鄕行耕耤禮邑令偕縣丞典史俱在

殿中拈香行禮採訪冊

財神殿在武平門外西門市聚集於此采訪冊

閻王廟元至元五年重建至正志在縣城小西門外嘉靖志

鎮波廟在北門外塘上永賴亭之西見寶慶志縣境圖今圮陳志稾

喎潮廟與鎮波廟相近見寶慶志縣治圖今圮陳志稾